

第七届生活禅夏令营专辑

生活禅

河北省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 印行

戒律的精神与特色

净因法师

(1999年7月24日)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很多人在戒律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没有受戒的人常常对佛教很感兴趣，你跟他谈谈佛教的哲学思想还可以，要是叫他受戒，一想到佛教的清规戒律，他就非常害怕，经常会说：这个不行，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在已受戒的一些人中间，特别是在海外，比如说英国和香港，非常流行一种做法：五戒不全受，仅受四戒、三戒、二戒、一戒。于是就有了一些称呼：一戒居士、二戒居士、三戒居士……。有时候，我们也有点儿“调皮”，问那些受少分戒的人哪几条没有受，看看他哪些方面做得不太好。这说明了很多人对戒律存畏惧心理，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受戒的时候才有所保留。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挺老实的，不像有一种人，糊里糊涂地受戒，一看不能喝酒了，又后悔了。还有一种人，受戒以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困扰，比如说吃素的问题、家里有了蚂蚁、蚊子怎么对待的问题……。以上种种都促使我想给大家谈谈戒律的精神与特色。

大家都知道，佛教有经律论三藏，其版本据统计有 27 种，比较好的一个版本是《大正藏》，那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一大批著名的日本学者把各种藏经的版本进行校对而形成比较完整的版本。它总共有 100 卷，其中律藏少得可怜，只有 22、23、24、48 这四卷，其他全都是经藏和论藏。事实上，从古到今关于律藏的研究是非常少的，即便是道宣律师的南山三大部，也仅仅停留在解释的方面，还没敢发挥。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人

们对戒律这么慎重呢？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昨天晚上还有人问我：“我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一只耗子穿过，正好把它轧死了，这犯不犯戒？还有蚊虫撞死在汽车玻璃窗上，又是谁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问得非常好。还有的人在思考：佛教有没有一种可行性的根本大法，对每一个比丘或者说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一种指导和制约？是不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具有约束性的、可行性的、定量的清规戒律呢？如果不完全具备，原因在哪里？任何一个团体，都应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这样这个团体才会兴旺发达。这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研究的。

香港有一位杨钊居士，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当今大陆的佛教最主要的就是僧制，一个团体没有完备的制度，没有一整套对每一个成员有制约力的行为准则，那是很难健康发展的。目前，佛教界内部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处境，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切实可行的清规戒律。这一点促使我最后下决心研究一下佛教的律制，这很有一点儿现实意义。

今天，我重点讲三个问题。首先我要和大家讲一讲，当今佛教界对戒律所持的两种极端态度及其危害性；第二部分讲戒律的精神与特色；第三部分讲怎么样持戒，我想这是最实惠的。

（一）

当今佛教界对戒律持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了解了这两种极端性，对下面讲戒律的精神与特色将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谈谈第一种极端。大家都知道，戒律有三种：菩萨戒、比丘戒或者叫七重戒，还有一种是清规比如说百丈清规。于是就有人比较了，认为菩萨戒最高，比丘戒、《四分律》，

都属小乘戒，对大乘根机的人碍手碍脚的，甚至还有人为废除小乘戒列出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第一，小乘戒所用的戒本已经过时了，那是 2500 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制定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第二，地区不一样了，那是印度的环境，跟我们中国的环境不一样。甚至还有人提出来，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那些戒条在中国不适用。胆儿最大的，那就是日本佛教界。早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师提倡“纯大乘菩萨圆顿戒”，这种戒彻底废除了小乘戒和原始戒律。日本佛教界以及台湾的一些专家、学者非常地欢喜赞叹，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跳出了原有戒律的条条框框。

其实，“纯大乘菩萨圆顿戒”并不是最澄本人愿意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比睿山的出家人必须要到山下去受戒，就是受所谓的四分律。由于山下条件比山上好，势力比山上大，所以往往去了六个，就只回来两个。最澄大师就有点儿心痛了：这样下去比睿山要关门了。于是最澄干脆在比睿山搭设戒坛，自己受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澄为了保护他那一个宗派私利的产物。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还在赞美这一举动。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清莲大师就更进了一步，创造了“无戒之戒”，说“无戒之戒”是最高的戒。我个人觉得，这个“无戒之戒”其实是一切皆可为了。日本的佛教界，从明治维新以后，按政府的立法，出家人可以喝酒，可以结婚。这样，很多人就送给它一个名称，叫“五毒俱全”。但是日本很多出家人，还有一些台湾人，认为这是“大乘戒”，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其实，他们把大乘戒、把菩萨戒本身都给污染了。大乘戒、菩萨戒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日本佛教界所谓的“无戒之戒”的社会效果怎样呢？不少中国的出家人，特别是年轻人挺羡慕日本出家人的：这个是教授，那位是经理，出家人都有职业。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日本佛教界，出家人已被迫成为普通的社会公民，政府鼓励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应该说那是有难言的苦衷。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多好啊！只要你在这儿好好读书修行，什么都不用愁，这是福报啊！真正的出家人应受此供啊！所以，从当今日本佛教现状来讲，它的出家人变成了一种普通的人，必须要自谋生路了，这根本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其次，日本佛教界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是非常差的，人们要是结婚呀，升官发财了，很少有人想到佛教的寺院，都是到神庙里去庆祝一番。不过有一个场合他想到佛教，你们知道什么场合吗？死了人，对了。所以人们把日本佛教称为“丧葬的佛教”。我们中国要是也跟着去学的话，最后也会成为丧葬的佛教。“生活禅夏令营”现在就是把原来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丧葬的佛教拖回到人生的佛教，这个不容易！净慧大和尚做了无量的功德！我们大家要珍惜。我们要真正了解，所谓的“无戒之戒”、戒律过时论是非常有害的，在中国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跟大家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最澄也罢，亲鸾也罢，从他们个人的伟大人格来讲，他们本人提倡的大乘戒、无戒之戒是不是有道理呢？是有道理的。因为要不要戒，要不要法，是因人而异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教里面，如果说你的悟性好、根基好，你不但不用持戒，你甚至连法都不要，连释迦牟尼佛都不要，你照样可以成佛。你们能举出几个实例来吗？最好的证明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可没有什么戒，他也没有传法，自己悟的。除去释迦牟尼佛本人，那么多的缘觉、辟支佛，他们就是观落花

流水，看到宇宙人生的无常、缘起性空，最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领悟到宇宙的本体，领悟到三法印，本身就领悟到了我们这个宇宙人生彻底的规律性，他这就是悟道了。所以，如果你悟性很高的话，你不但不用戒，你连法都不要，释迦牟尼佛都可以不要，你照样可以成佛，照样可以悟道，我们佛教界照样承认。但是对于第二种人，比第一种人差一点儿的人来说，他可以不用戒，法还是要的，像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五比丘、舍利弗、目建连等等。那个时候没有制定任何戒律，就是听了几句法，像舍利弗，听了马胜比丘讲的四句话：“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他就开悟了。《大智度论》讲，那个时候的人有三个东西很重要：第一出家的动机非常纯，根机好；第二人数少，经常可以亲近释迦牟尼佛，身教重于言教，看看老师怎么做的，那学生就跟着做，非常好；第三释迦牟尼佛经常给他们讲法，从心灵深处把贪嗔痴洗刷掉了。这里我们回过头来讲，他不是不要戒，而是他本身就具足了戒，戒是从里面戒。出家人多了以后，当你的心不注意法，不注意治理心里面的毒素的时候，它挥发出来的毒气在你的身口意三业上就有所表现了，这时佛陀就不得不制定戒了。这是释迦牟尼佛成道 12 年之后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和学佛的人既要有法，也要有戒，少一个都不行。

人们常常把戒定慧做个比喻：“戒就像你身上穿的防弹衣或者铠甲，定就相当于你的手枪；慧相当于你的子弹。”如果说你不穿防弹衣就到战场上去打仗的话，你的枪再好，人家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你还有用处吗？现在你应付外面的世界，到处是财色名食睡各种各样的子弹，那戒就相当于你的防弹衣，把你给保护起来。“保护”的意思是说，不让你嘴巴乱说，福

从口出啊！不让你手乱做事，不让你身子乱动，这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以戒为师”啊？比如说，你要想建一座高楼，最重要的是根基，基础不好，什么都做不成。那么戒就是修道的根基，根基不好，定修得越多，你就越偏，越走火入魔，那就不是什么正定了，那是邪定。所以戒是善法的基础，是定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任何一种善法都不可能生起来。还有人讲，戒就像一堵墙，可以挡住风，墙越结实，风就越难透进房子里面，风越小，灯越明，发出的光就越亮。同样，戒守得越好，定就越好，由此而发生的智慧就越大。如果你这的墙到处漏风，像我开始给大家讲的，五戒就受三戒，还有两个窗户没关，那灯一定会被风吹动，那么它发出的光就很不稳定。换句话说，他的智慧经常地出问题，虽然偶尔也冒点儿火花，但不成一片。所以，持戒是一种修身养性，是一种训练，是自己需要的，不是人家强求你的。

显然，主张“戒律过时论”、“戒律虚无论”、“无戒之戒”都是有害的。对于根机很好的人来说，他可以不要戒，他本身就具有戒。而对于我们普通根机的人来说，本身就充满了贪嗔痴，有好吃的嘴巴就馋，有好看的就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所以我们就需要戒的约束。五戒是最好的，是帮助你约束自己的，你感谢都来不及呀，可现在很多人认为受五戒了不起，还要夸他几句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应该感谢五戒才对，它是帮助你防范错误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说穿了，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不是佛教徒，杀盗淫妄酒都戒不掉还算人吗？所以，五戒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选择，那为什么有人不肯受呢？因为他对五戒有误解，他不能定量

地去认识五戒。我们中国现在讲的普通的五戒跟原来真正的五戒还有一些差别。这个问题，我在讲怎么守戒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谈一下。总之，再向大家强调一点：“戒律过时论”是错误的，“戒律虚无论”是错误的。在当今社会，对于末法的众生，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但需要法的帮助，更需要戒的帮助。

另一种极端是什么样的呢？有人问我：“师父，我受了五戒，是不是有25个护法神跟在我的后面保护我？”我说：“还排着队呢吧？”这种说法在民间特别多，说受一条戒有5个护法神，这么看来我们只要受一条戒就够了，5个护法神还不够吗？庙里面也就只有四大天王。这就是把戒律当成一种神化的东西。在南律佛教，人们往往把戒律当作僵化的教条，他们认为戒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有资格去制定，普通的人，包括大长老呀，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智慧去更改一个字。这也是非常有害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戒律当成一种僵化的教条，以一种“卫道士”的身份出现，说是要保护戒律，其实是在保护戒律的幌子下把戒律变成了虚无。当时有一条小戒，是说比丘用过厕所后要冲水，以便后来的人用起来干净。这条戒是新制定的，有个新来的比丘不知道，用过厕所之后没有冲就出去了。这时，比丘里面就分成两派：一个是所谓护戒的大长老，一个是讲法的大长老。两派开始对立起来：一边要制裁那个比丘，捍卫戒律，因为戒律就是不可动摇的；另一边认为没有必要，说他不知戒不为罪。两派吵得一塌糊涂，释迦牟尼佛劝他们不要吵了，但是比丘们就是不听，释迦牟尼佛只好悄悄地跑到一个山上结夏安居，安安静静地修行去了。而那些出家人还在继续争吵，后来，在家的信徒看到出家人一直在

吵架，也找不到佛陀了，就不给他们供养了。比丘饿了三天，吵不动了，事件也就渐渐平息下来。

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去执着小小的东西，而使整个僧团都分裂了，弄得大家无法修行，哪一个罪过大？所以，不能把戒律当成僵化的教条，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思想流派，只要成为僵化的教条，就是它衰败的起点。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在座的学过佛法的人都知道提婆达多，他给僧团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很多人咬着牙恨这个提婆达多。从我个人来看，提婆达多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怨恨，说穿了，还是对“小随小戒”的态度问题。你们可以去查查书，看看提婆达多讲的法有没有违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如果说提婆达多所讲的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也不违四圣谛，也不违十二缘起，也不违三法印，那么也就不存在提婆达多反对释迦牟尼佛的问题。从戒律上讲，释迦牟尼佛和提婆达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恩怨，不就是“五事”或者说“五法”吗？“五法”其实很简单，第一是“尽形寿乞食”，就是说终身托钵化缘，释迦牟尼佛早就这样做了。第二是“尽形寿粪扫衣”，就是把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布缝好以后穿在身上，意思是“苦行”。第三是“尽形寿露坐”，就是说一辈子必须是在树下坐，佛教里有一个说法是“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印度的晚上比较热，坐在树下打座过夜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是“尽形寿不食酥油”，提婆达多讲出家人不可以吃酥油，因为做酥油奶酪要挤牛奶，抢了小牛的奶，对小牛不恭敬，还是不慈悲。最后一个是“尽形寿不食鱼和肉”，原始佛教的僧人可以吃鱼和肉，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僧人也是吃的，只有我们大乘佛教的僧人不吃。这么看来提婆

达多提出的“五法”，只是增加了一条不吃鱼和肉，也就是不吃荤腥。对于这一条我们现在都接受了，但在当时却争吵不休，整个僧团为此分裂为两个部分。过去争吵的经过释迦牟尼佛劝说都和好了，只有提婆达多这一派例外。所以，释迦牟尼佛和提婆达多去世以后，整个僧团仍然在分裂。

其实提婆达多主张的这“五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那么他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他把这五种戒条推向了极端，变成了僵化的教条，要求每一个人必须遵守，而且必须终身地去遵守，甚至为“五法”牺牲。比如说，你坐在树下，下再大的雨，你还得坐在那儿；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吃鱼和肉，哪怕是饿死了。佛教最大的特征是讲中道，戒条是为人服务的，都是从人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目的是有利于我们修行，保证我们身心健康的。

根据我个人的考察，释迦牟尼佛去世三个月以后的第一次结集，也是因僧团为一个小小戒争吵得不可开交而引起的。有一位老年出家的比丘，听说释迦牟尼佛去世了，就高兴地说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迦叶听了心里有点儿害怕，担心以后会出问题，所以就号召大家在一起收集佛教的经典，然后给它一个权威：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任何人不能改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第一次结集的直接动机还是因“小小戒”的问题而引起的。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应该做”、“应该学”，都属于“小小戒”的范围；至于“四根本戒”，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妥协过，没有说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释迦牟尼佛临终时留下一句话，可能大家知道，说小随小戒可以舍，如果僧团愿意的话。第一次结集快结束时，大迦叶问阿难：“你当时有没有问释迦牟尼佛，哪些戒小小戒是可以舍的？”阿难说：“我那个时候太痛苦

了，忘记问了。”最后，大迦叶讲了一句话：“佛所未制，禁不必制；佛所已制，不可稍改。”就是说，凡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制定的就不能更改，凡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制定的就不增加。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第一，如果当时阿难问了释迦牟尼佛，哪些小随小戒可以改，佛陀会不会指明呢？第二，佛陀既然说小随小戒可改，而迦叶讲凡是释迦牟尼佛讲过的不改，凡是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过的不增加，那岂不是跟释迦牟尼佛的遗嘱产生矛盾了吗？第三，大家都知道，到会的人是 500 罗汉，要论得罗汉的果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必须没有疑惑。怎么会 500 个大阿罗汉连哪些小小戒要舍，哪些不要舍，还糊里糊涂的？这里面有种种的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戒律呢？是要改呢，还是不要改呢？怎么改呢？改到什么程度呢？还是说就拥护迦叶尊者讲的“两个凡是”呢？其实，答案谁讲也不算，还是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做的，没有任何人比释迦牟尼他自己的所做所为更有说服力。所以，下面我们就从释迦牟尼佛本人与戒律的关系，来探讨戒律的精神与特色。明白了戒律的精神与特色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问题，就非常地容易回答了。

（二）

要想了解戒律的精神与特色，最重要的，刚才已经讲了，看看释迦牟尼佛本人对他所制定的戒律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最好的一个说明。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初度五比丘，那时没有建立僧团，也没有寺院，“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托钵化缘。当时，佛把自己的教义总结为一首偈子，叫做“七佛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

教。”这是过去诸佛教化时都同样用的一首偈子。在头 12 年的时候，出家人的动机非常纯正，又有释迦牟尼佛做榜样，而且释迦牟尼佛随时随地为他们讲解佛法，去除他们心中的贪嗔痴等种种烦恼。当时，佛陀教诫的主要是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每月十五，大家在一起“布萨”，佛陀叫比丘们诵《略说教戒经》：“善护于口言，自净其意志，身莫作诸恶，三业道清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作为整个沙门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也可以说是“大仙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真理的一个人，当时还没有“佛教”这个名称。

随着僧团中人数的不断增多，释迦牟尼佛不得不制定戒律。因为仅仅靠释迦牟尼佛的教诫，已不足以在众人心中产生防非止恶的作用。这跟我国古代是一样的，尧舜时期靠的是“德化”，用道德感化人。后来，随着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人的贪心的增加，才不得不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上律制。释迦牟尼佛也是因为不得已才将律制引进僧团的，其实，在这 12 年间，有很多人要求释迦牟尼佛实施戒律，但佛陀说：“现在不需要，制定戒律的因缘还不成熟。将来有一天，一旦因缘成熟，我会制定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佛教的戒律跟其他任何宗教都有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的戒律或者戒条，要么是“天”或者“神”的启示，要么是他们派人到世间送达的，像基增教的“摩西十诫”，就是摩西在一个山上时神传给他的，所以他们的戒条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凡人不解动半个字。而佛教戒律的制定，是因为有人犯错误了，然后释迦牟尼佛才相应地制定一条所谓戒律，来帮助他矫正他的错误，这在佛教中有一个专用的术语，叫做“因事制戒”，因为某件事而制定戒律。

根据《大智度论》所讲，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第 12 年的时候，因迦罗陀夷与他的前妻行淫，释迦牟尼佛制定了第一条戒。从此，几乎每一个戒条都是因某一种不规范的行为或者行为所引起的混乱而不得不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修道，更好地协调僧人与僧人之间、僧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戒条并不是完全由释迦牟尼佛自己想出来然后再发布教令，有的戒条是在家信徒跟释迦牟尼佛建议的，比如“布萨”，每月十五，出家人要在一起诵戒，就是频婆娑罗王建议的；有的戒条是比丘建议的；有的戒条是外道建议的。只要他的建议是对的，释迦牟尼佛都允许，因为戒律的目的是要矫正不规范的行为，并不是说由释迦牟尼佛先制定好比丘 248 条戒（南传佛教是 227 条戒）然后一条一条地去颁发，根本不是，而是出现情况就制定什么戒律。当一条戒律定下来时，他并不考虑是否有人会钻戒律的空子，所以戒律一次次地被延伸、修改，释迦牟尼佛对待戒律就是这么样的灵活。

释迦牟尼佛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对戒律进行修改。比如说，原来很多戒律定得很严，后来为了弘法的需要，为了使比丘能够安心修道，释迦牟尼佛就把它放松了。这两条戒律，大家可以琢磨一下。一条是这样的：比丘不可以和在家信徒或者沙弥同住一个房间。这条戒律的提出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很有威仪，可是在睡觉的时候，张牙舞爪，什么不好看的样子都有，被人看到那个时候的样子，就会使人有失恭敬的心。于是，有的比丘就向释迦牟尼佛建议，比丘不可以和没有受比丘戒的人同住一个房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僧团里来了好多沙弥，就是未受比丘戒的出家人，地方不够住了，有人汇报给释迦牟尼佛，佛当时就决定修

改这条戒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沙弥可以跟比丘在同一个房间共住三天。还有一条戒也很有意思，是针对比丘跟妇女讲法的。刚开始的时候，阿难问释迦牟尼佛：出家人如何对待妇女？佛陀讲不要看她们，因为看了以后会生起爱念。阿难又问：如果非看不可怎么办？佛说不许跟她们讲话。阿难又问：如果特殊情况下非讲话不可怎么办？佛说只许讲三句。后来有人说：如果那个妇女有善根，应给她讲法。释迦牟尼佛说：如果那样，讲六句吧。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找释迦牟尼佛说：讲完六句，那个妇女正要开悟还没有开悟，但因为不能再讲了，再讲就犯戒了。释迦牟尼佛又开始修改了，他说，如果你真正以为对方因为听了六句法，正好有领悟了，这个时候赶快再找两位比丘来坐到旁边，你继续讲是可以的。大家看，戒律原来是可以有所变通的。从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的本身来说，他不是为制戒而制戒，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制戒，为了保证出家人顺利地修行而制戒。戒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戒所保护的对象和戒所带来的利益，释迦牟尼佛是以这个为重的，也就是为了止恶行善，绕益有情。

也有的戒条原来制定时比较宽松，然后逐步把它从严限定，这样的情况在戒条里面也特别的多。六群比丘爱钻戒律的空子，因为佛教里面有一个规矩，不制者不为罪，没有制定而触犯的不为罪，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制定一条戒，他马上去研究，看哪个方面没有制定到，他就专做那方面的事。六群比丘喜欢看热闹，乔萨罗的国王出兵打仗，六群比丘也去看热闹，国王就不乐意，说出家人是修行的，来这儿干什么。有一次与释迦牟尼佛见面，就讲起这件事来，佛陀马上就制定戒律了：出家人不许到战场去，不许到军营去。这个戒律制定不久，释迦牟尼佛发现一个比丘在叹气，

就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有一个叔叔，他在军营里病危了，他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想看我最后一面。您刚制定了一个戒条，使我很不方便，不能去兵营看他，我叔叔很伤心，我也很伤心。”释迦牟尼佛马上把这条戒律改了，说到有事可以去兵营里面。六群比丘于是钻戒律的空子，找借口到了兵营，一住好多天，跟军人打得火热，影响特坏。佛陀得知后又修改戒律，说如果有事情在兵营里住，不得超过三天。既然有三天的时间，六群比丘又找了个借口，到赛箭的场子里去玩，看人家射箭，一个军人一箭正中他的屁股，还问他打得准不准，弄得特别没有威仪，特别狼狈。于是释迦牟尼佛又从严制定：有事到军营，不许超过三天，不许到打仗和打靶的地方去。这样，释迦牟尼佛为了止恶，一点一点地加严这个戒条。

还有一种戒条是在一个地方实施，在另一个地方可以不实施的，这属于特殊情况。释迦牟尼佛不是一统天下，不是一个命令下去，天下都得听我的教令，没有这句话。比如说，戒律上规定：授戒需要 10 个人，出家人半个月洗一次澡，穿鞋要非常简单。有一次，一位长老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去，发现那里的情况比较特别，于是就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个山区太热了，人们天天都洗澡，我们可不可以天天洗澡？另外，山区的出家人太少了，很难找得齐 10 个出家人，5 个人可不可以授戒？还有山区的路高低不平，我们可不可以把鞋底做厚一点儿？比如说用皮革？”释迦牟尼佛琢磨了一下说：“不仅你那个山区，所有的山区，合乎你那些情况的，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5 个人就可以授戒，但有一个条件是，其中有一位长老必须是多闻多学的，对戒律精通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穿比较厚的鞋。其他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戒律。因为印度太大了，地区不一样，所以佛陀因时因地调整戒

律，而不是把戒律当成一种僵化的教条。

舍利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的时候，有时他都觉得糊里糊涂的，就问佛陀：“您一会儿说这个时候要禁止，一会说在那个时候要禁止；一会儿在这个地区禁止，一会儿在那个地区禁止，那么戒律到底有没有统一性呢？”佛陀告诉他：“禁止自有禁止的道理。”所以，释迦牟尼佛制戒的灵活性是非常大的。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随方毗尼”。佛说：“虽然是我制定的戒律，如果说在其他地方，因为这条戒律不但不能给你心里带来清净，保证修行，而给你带来烦恼的话，这样的戒律可不实施。同时，虽然不是我制定的戒律，但如果在那个地方必须有这样的规矩来保证僧团在大众中的威信，那么你们可以这样去做。”这就是所谓的“随方毗尼”。他老人家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即使是我制定的，在某种特性的地区，如果因为这种戒律束缚了人，给修行带来不方便，或者带来了烦恼的话，你可以修改；另一种情况呢，如果当时当地一直遵循着某一种特殊的规矩，虽然这个规矩我没有制定，但是那个地方已经约定俗成，你们也应该遵守。因为守不守戒不是问题，关键是通过守戒来确保你顺利地在内心达到平静，保证你的修行，自利利他，这是最根本的。

在特殊的情况下，释迦牟尼佛还会制定特殊的戒条。比如说，不饮酒这一条戒，释迦牟尼佛说，如果你生病了，必须用酒去调制药，这个时候酒就是药了，所以饮酒便不是罪过。一会儿讲五戒的时候，我再详细讲这个问题。再比如说，过午不食戒，就是说中午 12 点以后不吃饭，但是生病的人不但可以吃，而且可以储存好的食品，所以过午吃不吃本身也不是什么罪过，主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也是个特殊的情况。再比如说，释

迦牟尼佛为了防止他的弟子老是托钵到村里化缘，规定不是吃饭的时候不许进村庄，必须到外面森林里去修行，这条戒制定得很严。后来，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面被蛇咬了，因为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不敢进村庄。释迦牟尼佛得知后，就修改戒条了：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向村民求救的话，不在饭期也可以进村庄。你看他老人家多通情达理啊！

其实，有的戒条放了又收，收了又放，放放收收，调整了七、八次；还有的戒条开始制定了，然后慢慢放了，最后又恢复到原来的要求，所以修修改改根本不是问题，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佛陀是以这个为标准的。这儿我再举一个例子，是一个关于做饭的戒条，这个戒条共改了 8 次。刚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说寺庙里不允许储存粮食、不允许做饭，出家人也不允许自己做饭。后来他们居住的地区遭受了瘟疫，颗粒无收，因为信徒供养的粮食都晒在寺庙外面，闹饥荒的老鼠、乌鸦都成群结队的来了，出家人慈悲，也不打它们，只能让它们吃饱了走，这样出家人粮食就不够吃了。人们就告诉释迦牟尼佛，佛说：“可以把粮食储藏到庙里来。”原来出家人不可以自己做饭，由在家人做饭，后来饥荒严重，他们做好饭以后就带回家，那比丘又不够吃了。佛陀知道后讲：“出家人可以自己做饭。”但是，饥荒过去后，释迦牟尼佛又重新规定庙里面不可以做饭，不可以储存粮食，比丘也不可以做饭，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讲到这儿呢，大家知道了，释迦牟尼佛是因事而制戒，而且只要有必要，他就修改戒条。制戒也好，修改也好，准则就是六个字：止恶、行善、利他或者说利生。我们知道，判断是否是佛法有一个“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就是说，不管是谁讲的，只要它符合“三法

印”，那它就是佛的法。那么任何一种行为，我们判断它的善与恶、好与坏的一个准则，就是止恶、行善、利他这六个字，而这六个字，我认为代表的就是戒律的精神。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前后的整个过程，这六个字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准则。没有制定任何戒律的时候，佛讲法无非就是教人止恶行善，有了止恶行善，自然而然就能利生，一开始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首偈子，以及《略说教诫经》里讲的法，都体现了止恶、行善、利生这种精神。制定戒律的时候、修改戒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更是以止恶、行善、利生的精神为准则，无论是小乘戒、声闻戒，还是菩萨戒，我个人认为，同样都是以这三个精神为标准的。有时候，我们僵化地去守一条戒，会让自己很烦恼，让别人也很烦恼，最后恐怕你就不是在真正守戒了，甚至在起坏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妇女掉到了河里，你救不救她？因为出家人不能接触妇女，你要是救她的话，你就犯戒；你要是不救，她淹死了，你又怎么办呢？应该救，对不对？因为你是行善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止恶、行善、利生这三种精神去判断。总之，所有的恶行应当制止，所有的善行应当去做。如果恶行当止而不止，是犯戒；善行当做而不做，也是犯戒。我相信，掌握了这个准则，对我们解放思想会有所帮助的。

戒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刚开始的时候，出家人是托钵化缘，并没住在一起，每一个人对自己负责任，所以戒条往往是关于个人修行方面的，比如在家五戒，沙弥、沙弥尼的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僧人共住到一个寺院后，大家住到一起的戒条慢慢就出现了，这部分戒条发展

到中国的时候，就变成了“百丈清规”。关于菩萨戒、比丘戒和百丈清规往往有一些奇谈怪论：一种就像前面讲的过时论，说比丘戒或者小乘戒不适合中国，百丈清规将来可以取代所谓的小乘戒；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菩萨戒最高，受了菩萨戒还用受那些小乘戒吗？其实，菩萨戒、比丘戒和百丈清规是同等的重要，菩萨戒是无形无相的，它是一种精神，属于性戒。单独受菩萨戒是不好掌握的，如果你的功力不够的话，你恐怕就不行了，你最后可能就“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了”，所以还必须要靠有形有相的戒条来帮助你，这个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死守有形有相的戒条的话，而没有菩萨戒去调整，灵活运用的话，那么，你守的戒就变成僵化的教条，又犯了我們刚才讲的第二种极端。

讲到这儿，希望大家明白，戒律的两个组成方面：无形无相的戒律的精神和有形有相的具体的戒条，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你把哪一个推上极端的话，都会犯错误。我们回过头来看刚才讨论的第一次结集，当时阿难因为小随小戒的问题被迦叶批评了。我们来设想，如果阿难问了释迦牟尼佛哪些小随小戒需要修改，释迦牟尼佛会回答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到释迦牟尼佛去世的那一刻为止，应该修改的，释迦牟尼佛全部同意修改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他把将来调整小随小戒的权力交给了僧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是僧团的一员。其实，所有戒律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制定的，它是一个僧团甚至于说所有信佛的人一起去共同组织建设的。第二，所谓的小随小戒可改，不是指哪一条小随小戒可以更改，而是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只要不是根本戒，

而是技术的戒条，当对我们的修行带来不方便的话，就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佛是指的这种精神，而不是说真的有哪些戒需要进行调整。这就关系到释迦牟尼佛对待戒的一种思想，就是说，可以因时、因地、因文化而做适当的调整，调整的理论依据是佛教制定戒律的根本的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随心所欲。

（三）

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持戒？这是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一点，每一条戒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有形有相的戒条，另一个层面是无形无相的制戒的精神，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我们要守好任何一条戒，都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制定戒律的精神是不能变的，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佛教里面讲苦集灭道，其中这个苦谛，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是我们人生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否定它，你只能面对它。当我们在解释苦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的时候，就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古代人的苦跟我们现在人的苦不一样，中国人的苦跟外国人的苦不一样，城市人的苦跟农村人的苦不一样，知识分子的苦跟工人的苦不一样，当官的苦跟我们出家人的苦也不一样……对吧？当你对不同的人讲这个苦的时候，你千千万万不要老是一套四苦八苦，无量诸苦，人家没感觉。的内涵你不能变，但你怎么样让一个人真正体会到你说的不错呢？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工人，多讲讲工人的苦；是个农民，多讲讲农民的苦；是个做婆婆的话，讲讲婆婆的苦，这样他才会有所感触，真正体会到人生本来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这样他就能产生一种出离心。换句话说，苦的真谛，你不能稍作改动，而

你怎么样解释，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表现，最终还是要让人们能够领悟苦的真谛。我们讲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这些都是“标月指”，是引导你去体会它背后的那种苦，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人问我：“藏律佛教、南律佛教、北律佛教哪一个好啊？”我说：“藏律佛教是这个指头，南律佛教是这个指头，北律佛教也是这个指头。”顺着这个指头的方向，我们看到了月亮；通过南律、藏律、北律这些形式，我们才可以了解到宇宙人生的规律。现在的人有时没有智慧，他不去看通过这个指头而领悟到的真理，偏偏去比较哪个指头粗、哪个指头长。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二部，都是“标月指”，目的是引导你去认识那个真理，而指头本身不是真理。

同样，戒律的形式仅仅是表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象，那么对于传统，就存在一个继承与发扬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来研究一下结夏安居，为什么要结夏安居？应该怎么样守这条戒？这需要反思当初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制定这条戒。根据我目前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印度当时的习俗，国王也要求出家人结夏安居，因此这是顺应当时的习俗。第二，当时是雨季，水草生长，有很多蚊虫之类的生物，结夏安居可以避免踩死蚂蚁、虫子，这当然是从慈悲的角度来考虑。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就是出家人自我的升华。每年有三个月，出家人自己回到一个地方来“充电”，充电就是打坐、听经、讨论和自修，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了中国以后，我们当然有很多地方也比较强调结夏安居了。现在祖师们很英明，常常有一个“结冬安居”。比如五台山，夏天正是旅游旺季，你要是山门一关结夏安居了，给人们带来很多不便。冬天因为封山了，好比印度结夏安居是因为洪水泛滥、行路不方便一样，五台山冬天到处是冰

雪，路很危险，也是不方便，那个时候也很清闲，正好来个“结冬安居”，这并没有违背释迦牟尼佛原来结夏安居的本怀。

还有偷盗的问题，戒律上说，出家人偷盗五“麻萨迦”（印度的一个货币单位）就自动丧失了比丘的资格。于是，很多学者拼命地去考察五“麻萨迦”到底是多少钱，换成人民币有多少，那是愚蠢！那是过于注重了戒律的形式了，因为是多少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制戒的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当时印度的法律，偷盗五麻萨迦或者价值五麻萨迦的东西是砍头罪，释迦牟尼佛就是依据这一条来制定戒律的。那么，我们现在运用的时候，就要灵活地要调整它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又是以当时当地的法律为标准的。比如说，解放初期贪污一万块是死刑，如果那个时候有个比丘贪污或者偷盗了一万块的话，他的比丘资格就自动失去，然后再依据国法判处死刑。因此，有形有相的戒条跟无形无相的戒律，或者说无形无相的佛陀制戒的精神，要高度地结合起来。当然，这就需要你好好地钻研这个戒律了。你要继承，但是你首先要了解戒律的精神；你要发扬，刚才我们讲那么多的形态都叫发扬，发扬本身不是叫你否定戒律，也不是叫你更改戒律，更不是叫你主张戒律的虚无，这个你们不要搞错了，而是叫你因时因地制宜，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止恶修善，利益众生。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比如常常说的“三衣”，戒律规定出家人穿衣服不超过三件，而我现在穿的就超过三衣，冬天就更多，那我是不是犯戒了呢？不是。这就得追溯到原来佛陀制定戒律的精神。穿衣服起什么作用呢？无非是取暖遮体吧？你不穿衣服不行，穿得破破烂烂的也不行，还得有点儿体面吧？我并不主张学佛的人穿得破破烂烂的，好衣服还打个补

了，那不见得是佛教的象征。印度是在热带地区，佛教当时制定三衣就足够保暖了。中国的出家人如果真正按照戒律的形式去守，一年都活不到，因为第二年冬天你就冻死了，三条衣服你根本过不了冬。如果说三衣不够，四衣、五衣、六衣为什么不可以啊？保暖嘛！所以，这种形式你就不要过份地去强调了，这就需要对戒律的灵活掌握和运用；你要是这样去做的话，你就不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形式与精神一定要高度地结合起来。

很多人问我：“在家的信徒可不可以看比丘戒？可不可以看《毗尼日用》？”可以，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戒律是两千五百年前制的，那么出家人如果是专修戒律的，他知道今天在中国哪些开、哪些持，哪些与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等等。那我们在家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比如刚才说的“三衣”，出家人超过三衣就犯戒了，你看看我们在座的出家人哪一个没有犯戒啊？如果你不了解戒律的话，你看了就会产生一种诽谤的心；如果你的功力到了，什么戒你都可以看，佛教没有什么秘密，一切全是敞开的。所以，不让看是对你好，不让你造口业、造意业，不让你生诽谤心，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对戒律能了解，你看什么都可以。能不能看关键在于你的功力，我不能给你定。如果你看了以后生诽谤心，给自己找来很多麻烦的话，那你要自己负责，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功力不够，最好不要看，不要好奇，因为它跟你不相干，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自己的五戒吧，我觉得这样还更实用一些。

还有人问：“有形有相的戒条和无形无相的精神怎样才能高度的统一？”这个要靠你们自己去掌握，你们自己去参、去悟。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是教我们去掉执着的。有一天，师兄和师弟在坐禅，突然一颗柏

树子从树上掉下来，正好掉到师兄的头上。师兄问师弟：“每一粒微尘都有佛性，这颗柏树子有没有佛性啊？”师弟说：“怎么没有啊？”师兄又问：“那么柏树子什么时候成佛？”师弟说：“虚空掉下来的时候，柏树子就成佛了。”师兄又问：“那虚空什么时候掉下来？”师弟说：“柏树子成佛的时候，虚空就掉下来了。”同样的道理，你们问我怎么样让有形有相的戒条和无形无相的精神高度统起来一，也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尺寸，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尺度交给你们自己，靠你们自己去悟。

第二点，佛教里面讲戒，其实讲的是心戒，那么这个心戒是怎么回事儿？心戒很不好讲，但是还得讲，因为讲了以后，对你们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心戒涉及到业力的问题，要想了解心戒，首先要明白业力是怎么一回事。你为什么怕犯戒？怕造业，对吧？如果我打死一只蚊子，下辈子我会不会也变成一只蚊子？妙华法师最后会给你们详细地讲业力的问题，今天我先讲一点点。

所谓的“造业”，不单纯看你的行为，行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行为本身并不完全构成一种所谓的业力，业力一定要有意念、动机、目的、想法的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知道这一点以后，那么打死一个蚊子跟杀死一头大象或杀一个人、杀一个国王，它们的业力一样不一样啊？（有营员答：不一样。）为什么？民间不是讲一命偿一命？如果一命偿一命有人要高兴了，杀死一个蚊子，下一世变成蚊子，那么杀死一个国王，下一世就变成国王了，那有多好？民间的很多说法不大究竟。其实业力是行为对思想的影响程度，比如某一件事做过以后，它对思想的影响形成一种无形的能量，这种能量像种子一样，具有在特殊的情

况下能够生长发芽的功效；而这种能量是无形无相的，平时你看不到它，但在特定情况下，它就起作用。如果你不经意打死一个蚊子，当时你用的心很小，所以这种业力特小。杀死一头大象就不一样了，杀死一个人更不简单，你用的心思越多，你下的狠心越多，越残忍，对你的思想影响越深，业力就越大。所以，杀死一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杀一个蚊子谁会记得？

我们如果用这个道理来看五戒的话，也是一样的。当然，我在这儿讲的很多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如果你们觉得好，对你们有帮助，你们就采纳。那么回到昨天晚上有人问我的那个问题：“我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一只耗子穿过，正好把它轧死了，这犯不犯戒？还有蚊虫撞死在汽车玻璃窗上，又是谁的责任？”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责任非常非常小，因为它是无意过失，你的意念没有参与。这儿有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一个罗汉眼睛瞎了，他走路时一不小心走到蚂蚁窝里面去了，踩死了很多蚂蚁。有人把这事汇报给佛陀，说：“他杀了那么多蚂蚁，来世是不是也要退转呢？”佛陀说：“不会的，因为他不造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意念没有参与。所以，在造业的时候，心是最重要的，杀生这个动作本身并不足以判断有罪没有罪，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动机、你的用心。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百商人下海采宝，其中一个商人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杀死了强盗，他杀了人，但他没有罪，这就是要看他的出发点。当然，我奉劝大家，轻易不要用这个权利，因为你的判断力还不够，不要说那个家伙太坏了，给他一枪，为民除害，这个绝对不行！当你功力不够的时候，轻易不要超越常规，这是至关重要的！

宝华山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听说宝华山授戒的时候，有一天，大和尚

和上千个出家人在一起吃稀饭，行堂的人看到稀饭里面有一个挺大的疙瘩，就存了个私心，把那个疙瘩盛给了大和尚。大和尚一捞，你知道是什么？一个耗子，已经煮熟了。怎么办？如果坚持出家人不能吃肉，那么所有这千余人的早饭都没法吃了，大家的心就全动了。当时大和尚一声不吭，连皮带毛全吃进去了。所以，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用什么心去吃。这个也不好掌握，能不吃尽量不吃，希望你们不要动用这个权利。佛教里面有“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杀（不怀疑别人是为我而杀），在这种前提下，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这样的肉是允许吃的（有10种肉除外）。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南传佛教的出家人是托钵化缘的，而我们汉地的出家人是自己做饭，如果还要做肉吃，那就违反了“三净肉”的规定了。同样，如果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到中国寺院来学习，他也要和我们一样吃素。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以为你是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就可以吃肉，或者你是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就可以吃肉，也不要以为因为我们是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就不吃肉；吃肉不吃肉，在戒条上是平等的，只是它所表现的形式不一样。

对于在家信徒来说，吃素还是吃荤可以根据条件而定，不要强求，就是说，戒律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慧能大师和猎人们在一起时也是吃“肉边菜”，你们今后要是没有条件，怕给人家引起麻烦，“肉边菜”是可以吃的。你们自己在家的時候，尽量吃素。但是因为吃素要跟老婆吵架的话，我劝你还是灵活一些。与其说对那个死肉慈悲，为什么不对活人慈悲呢？所以你的心态特别重要，慈悲为怀，这是根本。

现在说偷盗。偷盗其实也是这样，要是了解了心戒这个道理，很多问

题完全可以解决，而且有很多戒条可以放宽。比如说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佛牙，大家听说过吗？它是从印度偷过去的，当时印度打仗，斯里兰卡人就从印度皇宫里把它偷了过去。你看偷佛牙罪过有多大，但是他却有功劳，要不是他偷过去，佛牙早就没有了，他出发点好的，用心好的，效果也是好的，是吧？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开”与“遮”呀，就是凭你的心，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从另一个方向来讲心的话，要求就更严格了，佛陀的时代有没有什么偷税漏税呀？有没有什么偷工减料呀？要是回到原始佛教的本怀，禁止偷盗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人的财产，那么你说偷税漏税算不算偷盗？当然算了。还有迟到早退算不算偷盗？还有，说了你们都害怕，罗里罗嗦浪费别人的时间，也是偷盗！——偷别人的生命，更罪恶，对吧？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偷盗的范围大着呢，意思特别广。这么来看，偷的标准是什么，犯了什么程度的罪，你自己完全清楚，你自己就给自己定罪，不要老去问法师：我偷盗了没有？

再说淫戒。我想起一个故事，大家也许听过，就是出家人背妇女过河的故事，那个故事就能够说明问题。有一老和尚经常教导小和尚：不许接触妇女。有一次，老和尚和小和尚一起朝圣，走到一条河边，看到一个妇女因为没办法过河，在那儿哭，老和尚就把她背过河了。小和尚很不解，回去三天不吃饭，最后忍不住了，问老和尚：“你教我不要接触妇女，而你不但接触了，还你背了人家。”老和尚的回答很妙：“我是背了她，但是过了河我就把她放下了；你虽然没有背她，你却一直把她藏到心里面。”这就是心戒的问题了。

妄语戒其实也是一个心戒的事儿。比如说，你想到柏林寺来参加夏令

营，又怕父母亲担忧，然后你说和朋友一起去旅游，也未尝不可。表面上看是打了妄语，但你的动机是好的。当然，这样的事不要经常做，以免搞得进退两难。千千万万不要到了柏林寺，又觉得来学佛的，怎么反过来还犯了妄语戒，这也没必要，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

酒戒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问题，酒本身不是什么毒，它还是药呢。如果说出家人生病了，需要用酒来调药，这也是可以的。有人把酒当成是一种很毒的东西，这也不必，主要是你不能贪酒或者酗酒，这是佛教特别反对的。

以上讲的是心戒，我再次特别强调一点，如果你的功力不够，你最好多注重一点形式，适当地用心去调整，千千万万不要用所谓的心戒去开脱自己的错误。这往往是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最后害的是你自己。像我们出家人，如果你度不了妇女就不去度，至少你还能保证是一个清净的比丘，这个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有三种人：上等的人，你能影响别人，人家能受你的益；中等的人，只能自保；下等的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你自己琢磨一下你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如果你属于中等的人，要自保的话，还是多强调点儿形式的好，因为你不是上等根基的人，不要用心戒为自己开脱，这样会很危险。

第三点，准确理解戒条的含义。很多的人都认为五戒难守，有人说我现在还年轻，或者说我现在做生意，没法守，等我退休了再受戒，其实他们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五戒不了解。长期以来，我们对五戒有很多误解。比如说杀戒，它是有严格规定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刚开始制定的时候是指不杀人，后来才制定了不杀动物，第三步才制定了不杀植物。在

这里面又有不同的层次，对于比丘来说，是连那个植物都不许杀害，所以出家人不可以折花供佛，只能从地上捡，所以在斯里兰卡沙弥很忙，一大清早起来要去树上折花，因为他们可以折。出家人也是不能挖土的，因为会杀害植物和动物。当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斯里兰卡出家人挺聪明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寺院要喝水，你又不能挖井，你一挖不是破戒了吗？出家人看到在家信徒来了以后，就说寺院需要“造”一口井，在家信徒就给他们“造”一口井，这样的用词也是一种权巧方便。但是，在家的人做些耕种都是可以，因为他们的戒不涉及到植物方面。

再说偷盗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不会是偷一棵青菜你的比丘的资格就失去了，如果是偷到够犯罪，你的比丘的戒体就自动消失。什么叫戒体呀？就是指受戒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行善利生的潜在能量，这种能量在特殊的情况下自动地就跳出来。比如说，你没有受戒的时候，有人劝你喝酒，你心安理得地喝，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当你受了戒以后，那个酒往嘴边送的时候，别人看你一眼，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便把它放下了，这就是戒体发生的作用。淫戒也是有它一定的规范的。妄语戒是指讲大妄语，未证言证，为了获得名闻利养，就说悟证了什么东西，天目开了，能够透视，这样人们就会去供养他，在这种情况下，比丘资格就失去了。大家对酒戒也有很多误解。刚开始这条戒指的不是酒，原义是指一种使人迷乱的、麻醉的东西；翻译的时候，因为酒特别流行，所以说酒了。有人说，抽烟没有关系，因为戒上没有规定。抽烟能不能让你迷乱呢？如果能，就不行。鸦片更不行。推而广之，电视、杂志、报纸、足球、扑克……凡是那些让你觉得晕晕乎乎的，神经不正常的，我看都不行，都属于这个

酒戒的范围。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讲座能有两点认识：第一，不要把戒律当成可有可无的摆设，它是可以实际操作的，操作的权力在自己手上；第二，也不要把它当成僵化的教条，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当初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戒，佛陀当初制定这种戒的本怀是什么，把这种有形有相的戒条跟无形无相的戒体，或者说那种制戒的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

关于“戒律的精神与特色”讲座的总结

妙华法师

(1999年7月24日)

净因法师和湛如法师都讲了“戒律的精神与特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虽然我们是禅的夏令营，仿佛与戒无关，但是透过戒法和禅的本质，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有实践意义的、最有操作性的还是戒律。离开了戒律，三大语系的佛教就没有根基；离开了戒律，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结束了这七天的活动，回到家以后，等于说你旅游了一趟，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说，为了珍惜大家，我想讲下面的几个观点。

第一，戒律学在佛教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我在这里首先要突出强调的就是戒律的实践意义，也就是所有的理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我们修行和生活的实践当中来。各位当中有信仰佛教的、也有不信仰佛教的，或者将来会成为居士的、或将来不成为居士的，这都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结合你自身解脱的目标去认真体会一下戒律的内在涵义。广义上讲，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从最终解脱的意义来讲，说起来天花乱坠，辩才无碍，如果没有戒律的保障，那么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成为洪涝灾害，我想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

第二，戒律是所有宗派的保障。佛教能够延续到今天，所有的宗派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我想靠的就是这个戒律。“以戒为师”是释迦牟尼佛的谆谆教导，如果没有戒律的存在，佛教的所有哲学、文学和理论都将是纸上谈兵，这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的。

第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佛教不是斗争哲学，而是一个“灭诤法”。佛之所以制戒律，首先是让我们摄心，让我们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把我们周边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其次是为了协调团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为了保持整个众生界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怎么讲话，如何想问题，他的行为，通过戒律可以表现为一种宗教情操。我希望各位营员在夏令营期间，除了学习知识以外，还要注意培养宗教的情操。宗教情操是什么呢？比如说智慧、慈悲、平等、关怀和理解等等，内容很多，还有语言的方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考虑到周边的环境，自动地人我互换，这些都可以表现为一种情操。

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可学的东西。当我们听了两位法师讲的戒律的精神与特色以后，我们要观照自己，怎么样能够把所学到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散乱的人，通过学习戒律以后能够变得不散乱；或者是个懈怠的人，我能够不懈怠；是个愚昧的人，我能够变得智慧聪明起来；是个自私的人，我能够变得无私起来……我觉得这才是“学处”的真正用义。如果我们像社会上一些人学习其他的哲学理论一样，学了点知识，每一个人就都端起了机关枪，我想那就会打乱仗，而且也辜负了我们学佛的愿望。

总结以外，我在这里兼答刚才有位同学提出的《金刚经》上关于持戒和修福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么持什么戒呢？在《金刚经》上是泛指，从五戒到菩萨戒，所有的戒都包括其中了。如果说你连人都做不好，那你先去持五戒。五戒持好了，有了人天的福报，你可以进升到菩萨的果位。如果菩萨的戒你持得很好，你可以进入到佛的境界里去。那么什么是

福呢？如果说你是一个下岗工人，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够解决，那么你就需要通过修学佛法首先取得一种生存的权利，这非常重要。如果说自己有了生存的权利以后，你可以兼济他人。如果在兼济的时候，你不存任何功德心，那么你的福像《金刚经》说的等同于虚空。《金刚经》所说的持戒和修福虽然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但是每一个人读了都可以受益；因为佛要面对不同的众生，所以这正是佛的智慧和方便，佛的慈悲所在。比如说，一个老人读《金刚经》，他的好处就是觉得能够持戒修福。如果佛说，你读《金刚经》得到的就是五戒的福，那你肯定会想：我现在吃得饱、穿得暖，那岂不成了一个愚痴的结果了吗？佛讲的每一本经都是第一，所以说，我们要学会通过文字读到经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但学会了读经，而且我们的心可以和佛息息相通。

和营员们谈谈业力与命运

妙华法师

(1999年7月24日)

绪论

这是个好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可以解决很多人思想认识上的烦恼。其一，有不少人认为佛教强调业力，一个凡夫谁能不受业力的支配呢？如此，佛教和害人的宿命论又有多少区别？其二，修行的实质是什么？如果修行的实质是改变业力，那么，业力的性状是怎样的呢？

在没有展开这个题目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公认。如果说佛教是一种教育，而不是一种信仰，大家会听起来很不顺耳。信仰是有选择的，而教育则是“有教无类”的。如果佛教是“有教无类”的话，学佛的人会更多。据研究南传佛教的人士讲，在原始佛教教史中，看不到佛陀以教主自居的记载，并不说自己的教义是一种信仰，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接受这种教育。恰恰相反，他是以一种教育出现的。当我们大力强调“信为能入”的时候，在不自觉间把多少想学习佛法、接受佛法教育的人关在了门外。所以，在我来看，三皈五戒既是确立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教育的初级阶段、一个基础步骤。

在这个基础理论的教育中，建立对于三宝的正信，可以看成指导人们的认识、建立人们的一种信心和一种信念。信念是一种力，在佛法是叫念力。在五念法中有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五种日用方法。没有皈信佛法僧三宝之前，我们的心念如散落的露珠，有其闪光、泽润之点，只有皈信后，我们的心念才可以称为信念，如汇集的河流，其力变得强大。

随着我们对法理体悟日深，如水的外形下是一股慈悲力，由于戒行的实践和禅定的修习，滤去私心杂念的心如水一样明净，如水流一样无畏。所以，我以为皈信三宝不仅仅是建立一种信仰，举行一个形式，而是一种信念力。这种信念力可以改变生命的流向。

而五戒在人们看来则是一种信仰的规范，我认为，从浅义说是指导正行，对于生命的修正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法则和要求，用以建立更高的人天坐标。通过五戒的修行来改变业力，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实质的最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一涉及到信仰的形式和内容，人们会好似大肚地说，那是一种个人信仰吗，言外之意是可以理解和谅解。对于信仰的逆反心理，使我们讨厌一切信仰。由于信仰的抽象性，使我们不容易建立信仰。即使我们开始信佛，我们对于如何改变自己也无从下手，而五戒所要戒掉的十恶业，恰恰是下手的着力处。虽然业力的内容很多，如共业、不共业等，往往是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业力之我见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决定命运的是业力，那什么是业力呢？业力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有，我们又如何来改变它？

业，梵语“羯磨”、“摆磨”，意为造作，也可以理解成运动和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场”，即生物场、磁场。我们对于有形和无形的认识和理解，如下的例子可以说明，或者说可以给我们一点认识上的启示。一种物体运动虽然终止，但其余势依然存在。我们常见的现象是，一列火车在紧急状况下全面制动，但火车还是向前冲刺了几百米才得以停止。这一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行为的终止并不表示一种行为结果或这一行为产生的“力”

的消失。

天体物理学家认为业力是一种自然力，即一种磁场强力。地球的表面布满磁场，磁场之间互相交织、吸附、影响。从修行者的实践来看，是一种由修习止观而得到的心力，我们常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即是指用心的程度。念佛者专注于念佛之一念而产生念力，习禅者修习禅定而生出定力。由此看出“心”是可以调训的，这种调训如果从品质的提高来讲，人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从心身的质变，即修行可以出凡入圣，人们则难以认同。但这一问题的解决正好是佛法的支点，不认同此点即是不认同佛法，所有的修行者也就失去了思想行为的依托。故此，我们相信恶心的改变其实质是恶业的改变，而不论是恶业、善业的改变和修习都可以看成是恶业的消除、善业的增长，以此使我们的心力更为纯净更为强大。

从业的分类透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可分成：

- 1、业行为：善业、恶业、无记业；
- 2、业修果：黑业、白业、不黑不白业；
- 3、业趣：极重业、近死业；习惯业、累积业；
- 4、业受：心受业、身受业；
- 5、业时：现做现报、来生受报；顺后业——定业、不定业；
- 6、业果：六道受生；
- 7、业性状：有表业、无表业；受戒时的戒体；律仪无表业、不律仪无表业、非律仪非不律仪无表业。

从我列出的业力的内容大家可以洞见，业的性状和内容是复杂的，有如生命的成形。任何一种将其简化的说法和做法，都有可能自误误人。同

时，任何一种僵化的、教条的说法都有可能断人善根。佛教界大家在谈到“业”时，一般是在说“业修果”，是就通过修行改变生命的流向的结果来说的。所以，最大的误区就是简单化。因为个人的业果我们可以看成是个业，或不共业，一个团体的行为结果是共业。修改个业较之修改共业要容易得多。这就是我们通常认识到的：一个人想做好很容易，一群人要做好非常不易。个业是易于改变的，共业则不易改变。但是个业和共业就如同一个人和大家同坐一条船，个体和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改变业力的修行

贪、嗔、痴是意恶业的一种表现，这种黑业如毒素一样在意识里互为增胜，并使我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为一种自私、无知、无明。修行的过程是增强戒力、定力、慧力的过程。戒、定、慧是除垢剂。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修行者的终极关怀是生与死。生与死之间我们大家又承认有一个中阴身，中阴身是由业力来支配的，业力在支配中阴身的时候情况如何呢？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指导我们的修行会是一种参考。

我们死后不能自主，主要是受到以下几种力的影响：

情缘业力：亲情之间的互相关爱，如母子、父子、兄弟、姐妹，甚至爷孙等等亲和力的共业的牵制，表现为恩爱难舍。

物缘业力：去世亡灵种子和物质世界电子之间电磁正负相吸，当物电强时，亡灵将进入植物和动物界体内进行轮回。

佛菩萨的感应力：此力是诸佛菩萨高能量种子和亡灵之间的亲和力，即强核作用力，当此力够大时，可超过前二种力，托举亡灵之种子，直升诸佛菩萨之乐土。种子本身的飞升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生前的修行功夫。

强弱的结果是不同的，强则主导命运的能力越强，反之可知。前两种力是向下的，后二种力是向上的，前后二者彼此的合力的强弱，决定着生命种子在六道中的位置，以及我们是否能出离三界。

业与梦的解析

佛经中对梦的分类：

- 1、天人感梦；
- 2、宿世梦；
- 3、所思梦；
- 4、身触梦。

前二为实，后二为虚。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妄想所致，不必细论。只所以说前二为实，是藉此证明了业在梦中的作用。天人感梦的记载在佛教史中是很多的，是善业所诱发的一种感应，有提示的作用。宿世梦则是宿业在今生的一种泄露，有警示的作用。有人说“至人无梦”，“真人无梦”，是指对人生和宇宙没有幻想、破除无明的开悟境地。而一般的人总是有梦的，修行者也不例外。只是梦的多少、梦的好坏不同而已。

我们有时会找人解梦，想洞见梦的秘密。我们不如在清醒时截断妄想之流，通过修行来改变思想行为。

与业力说有关的几个过患

宿命论的过患：认为命是前生注定的，认命吧。佛教认为，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自我立。

断灭论的过患：认为人死如灯灭，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失去坐标。

随世论的过患：认为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顺其自然吧。泯灭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可知论的过患：认为生命是不可知的，就这么一回事。导致虚无主义。

玄奘法师的西天之行及其伟大精神

王邦维教授

(1999年7月24日)

首先，我很感谢净慧法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是第一次来柏林寺，也是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我主要是来参拜闻名已久的柏林古寺和向大家学习，没有想到要做报告。净慧法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对于佛教我们都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在学校里从事教学工作，对佛教的人物、经典、历史有较多的接触，感觉到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还是很多，在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启发，在此，我把过去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与大家做个交流，题目叫做《玄奘法师的西天之行及其伟大精神》。

除了玄奘大师，我还想谈谈其他几位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以及我做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体会。我想谈三位大师，一位是大家闻名已久的玄奘大师，第二位是晚于玄奘法师的高宗到武后时期的大法师--义净法师，最后我还想谈谈比玄奘法师早两三百年的法显法师，他是中国汉地第一个到达印度本土的高僧。这三位法师都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想给大家介绍几本关于玄奘法师的书，我所讲的也都是这些书中的内容。中国的老百姓对玄奘法师都很熟悉，他们是从哪知道的呢？是从《西游记》知道的。《西游记》家喻户晓，里面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玄奘法师在《西游记》里是一个很善良、很慈悲的和尚，虽然是个正面形象，但显得有些优柔寡断和过于迂腐，老是被人骗，而且他主要是靠孙悟空的

帮助才到达西天。这是玄奘法师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这个形象好不好呢？这个形象当然不是太坏，但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形象。所以，前几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时与他们谈起应该还玄奘法师以本来面目。因为玄奘法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僧，他不远万里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去学习佛教、去把经典带回中国来，并把这些经典翻译成汉文，把他学到的佛教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而且他建立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相当地位的一个派别，所以玄奘法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当中央电视台与我谈这件事时，我说应该还一个历史的、真实的玄奘，把玄奘法师的情况介绍给中国的老百姓。不要一谈到玄奘、一谈到西天取经，总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形象，这与真实的玄奘法师有很大的距离。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也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做的是一个文化节目的电视片。我当时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从中国文化的发展、佛教史的发展、玄奘他个人作为一个高僧对佛教的贡献以及他这种崇高精神--在现实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的意义来讲的，今天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关于玄奘法师大家可能读过一些有关书籍，到过与玄奘法师有关的历史遗址，比如西安有名的大雁塔，叫做慈恩寺--这是玄奘法师主持的寺院，大雁塔就是玄奘法师主持修建的，也是为了放置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和经卷。关于玄奘法师的生平，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叫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慈恩寺在西安城南，到西安的很多人都会去那里瞻仰，寺里有一个塔，就像我们柏林寺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石塔一样，称做大雁塔，这个名字也是取自印度。三藏法师是玄奘法师的一个称号，不是所有的法师都能有这个称号，他必须要有很大的学

问。我们知道佛教的经典分三个部分：经藏、律藏、论藏。玄奘法师对三类经典都很精通，所以被称为三藏法师。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藏法师的人并不是很多。这本书是玄奘法师的两位弟子在他去世以后写成的，一位是慧立，一位是彦宗。慧立法师首先写了前五卷，由彦宗再补充。当时慧立写好以后，怕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就把它藏在地窖里，快临终时才取出来，又由彦宗补充形成，一共十卷，将近十万字。这在佛教的僧传中是很典型的一部作品，为一位高僧、一位大师、所谓传主用十卷的篇幅，在中国古代的传记作品中也是很特别的。同学们可能都读过《史记》、《汉书》等其他的史传文学，那些传都很短，没有超过一卷的，有时一卷里面好几个传。那么，为一个高僧写十卷的传，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也可以说在民国以前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清末民国初期的大学者梁启超非常称赞这本书。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读这本书呢？因为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很多，不仅是关于玄奘个人的历史，也有关于唐代的佛教历史，还有当时印度的情况。玄奘为了宏扬佛法，不怕千辛万苦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最后成功地从印度学习了佛教，取得了经典回来，这样的一种精神，可以通过读这本书得到教育。

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一些关于玄奘法师的材料，比如玄奘法师的《行状塔铭》。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是玄奘法师写的，叫《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名著，是玄奘法师的一大贡献，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这本书是玄奘法师口述的，由他的弟子辨机记载，共十二卷，记载了玄奘法师从中国出发沿途所经过的一百多个国家，他的所见所闻，其中重点是他见到的佛教的情况。这几本书也不难找，既有古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卷有《大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五十一卷有《大唐西域记》；也有新的校刊本，金陵刻经处出的《玄奘法师全集》，这是在 50 年代出的。有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居士叫吕秋雨，他出过一个《大慈恩三藏法师传》的校刊本，是金陵刻经处开版印的。除此之外，中华书局也印过。

现在我介绍一下玄奘法师自身的情况。为了准备与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昨天、前天我又把这本书拿来看了一下。这也是一个因缘吧，玄奘法师到过赵县，当时称做赵州。他在这个地方学习了十个月之久，是在哪个寺院，我没有仔细考证过。唐代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寺院叫开元寺，我们现在柏林寺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开元寺的东院或叫观音院。因为开元寺很大，开元寺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赵县街上那个陀罗尼经幢的位置。玄奘法师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今天讲玄奘法师我觉得也是一段因缘。

我把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其它材料中了解到的玄奘法师的情况汇总起来统一地谈。比玄奘法师稍微晚一些，实际上是同一时代人的道宣律师写了一本书--《续高僧传》。高僧传有几部，第一部是《梁高僧传》，第二部便是《续高僧传》，也叫《唐高僧传》。《续高僧传》里卷四有玄奘传。我把这些材料汇总起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据传记里讲玄奘法师俗家姓陈，他叫陈祎，是河南人，出生在隋代后期，在当时隋朝洛州的缙氏县，祖上是河南陈留郡的人，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传记里讲的陈堡谷现在是个镇，属于洛阳市管辖。偃师县的缙氏镇有一个村叫陈河村，这个地方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里修建了一个玄奘法师纪念馆，叫玄奘故里，赵朴老题的字，据说是玄奘法师当年住过的。大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村。这个村现在还有不少陈姓的人家，他们声称就是玄奘法师这一支传下来的，

这还是有可能的，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玄奘法师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祖上都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在湖北江陵做过县令。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隋炀帝时，玄奘法师的父亲看到政治上很腐败就回到家乡。洛阳一带本身就是佛教很盛行的地方。在隋唐时代，许多富家子弟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家境很好，但是他们信仰佛教，愿意出家修行。玄奘法师的父母笃信佛教，他的二哥叫长捷，在洛阳附近的净土寺出家修行。现在洛阳附近还有一个净土寺，是不是就是当年的净土寺，我没有把握。玄奘法师大概是在十二岁左右被他的哥哥带到净土寺，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和教育。玄奘法师从小就很聪明。当时隋炀帝有一个命令，可以在那里度十四个僧人。因为出家要考试的，比较严格，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出家的，而且国家要控制度僧的考试。应试的人有数百个，也是由于年龄太小，玄奘法师没有考上。《传记》里讲，他就立于公门之侧，就在衙门附近站着，当时朝廷派来主持的官员是位大理卿，名字叫郑善果。郑善果见到公门口站着一个小孩子，很奇怪，就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出家。”“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告诉名字和是谁家的。郑善果又问：“你出家要干什么呢？”玄奘法师当时虽然小小年纪，但回答却很有份量，传记中记载了原话：“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一听，这孩子虽然很小，但志气很大，就大为嘉奖。再一细问，觉得他很了不起，也觉得他的模样很不一般。就对他的同僚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他说找几个人念念经很容易，人的气质是很难得的。“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如果让这个孩子出家，必能成为佛门的大器。“但恐果与诸公不得见也。”只是恐怕我与诸位等不到这一天了。因为自己年龄已经很老了，而

玄奘法师还很小。“不见其翔云霄，洒演甘露耳。”形容他成为佛门的大器，施洒甘露，为佛教做出很大贡献。这样玄奘法师就出家为僧。用现在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

玄奘法师出家以后，就表现得非常非常地出色。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天资聪明，二是他信仰坚定。他在佛教的学习上做了很大努力，学习了各种经典。在隋唐时代，僧团的教育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要学什么经、什么论，都有一定规矩。讲经师也有分工，专门讲《涅槃经》的称做涅槃师，讲《成实论》的叫成实师。玄奘法师当时在洛阳学习经论。他对佛教太热爱了，所学经论一听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当时的老师就让他升座，那时他才十三岁。

隋朝末年发生了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后来建立唐朝李氏家族的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义，洛阳这个地方就成为战乱的中心。我们知道的瓦缸寨就在洛阳附近，很不安定。玄奘法师就与他的二哥去了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到了长安以后，战火很快又蔓延到了长安，他们就又去了四川成都。在成都的时候，玄奘法师就和他的哥哥住在成都西很有名的一个寺庙，四处寻求师父，学习各种佛教经典。当时四川很安宁，没有受到战火波及。住了一段以后玄奘法师觉得还不够。玄奘法师有一大特点，到印度去的时候也一样，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满足。他到一个地方之后，总是去找那个地方对某一部经论最有学问的僧人学习，往往结果是他很快掌握了这部经或这部论，甚至超过他的老师，而且他有所发明有所提高。在成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想去其他地方游学。他想去江陵，到湖北的荆州。当时他二哥还不同意，说成都条件好，你不要去了。他非要去，求法

的热情特别强烈，因此就与二哥分手，自己一个人坐船经过峡口，也就是现在的三峡，到达了湖北的荆州。

玄奘法师到了荆州以后，在有名的天皇寺学《摄大乘论》，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阿毘昙论藏，自夏及冬各得三遍，还不满足，就又到湘州，跟休法师学习。后来他就来到我们赵州，当时赵州有一位有名的法师，叫道深法师，讲《成实论》。这部经典传到中国来以后对中国佛教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僧人学习这部论，当时赵州的道深法师特别精通这部经典。道深法师住在赵州的什么寺庙我们无法考证，玄奘法师前后在这里呆了十个月学习《成实论》。

玄奘法师离开赵州以后，隋朝灭亡了，新的王朝唐朝建立了，也以长安为首都，这时长安就比较安定了。玄奘法师离开赵州以后就回到了长安。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望了，被称为释门千里驹，既年轻又有学问，前途无量。玄奘法师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经典，向四处的高僧请教，他觉得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当时印度的一个学派叫瑜伽行派，是当时新出现不久的一个学派，刚介绍到中国来不久。瑜伽行派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瑜伽师地论》，这是瑜伽行派也叫唯识派最基本的经典之一。这部经典当时没有一部完整的翻译。在南北朝后期的年代，有一个不完整的翻译，按玄奘的看法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玄奘法师觉得没有解决。他到处请教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下了一个决心要到印度去，尤其是要学《瑜伽师地论》。他要到印度去把不清楚的问题弄清楚，他还联络了许多年轻人大家相约到印度去。于是他们给当时的朝廷上表，用现有的话说就是打报告，我们要到印度去留学，政府没有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唐

朝刚建立，政权还不稳定。唐朝政府控制的西部边境，我们叫做西域，也就是玉门关之外的地方。从敦煌往西去有两个关口，南边的叫阳关，北边的叫玉门关。在中国古代，阳关与玉门关以西称做西域，这在当时不属于唐朝政府所管辖的范围，这一带不安全，而且包括西北一带也不安全。和现在一样，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出国的，写了报告也不行，因为边境不安全，不让走。当时可能还更严格一些，因为城门也不是随便可以出的。我们现在看见西安还有城墙，城墙是封闭的，城门是关着的，只有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可以开，还要有一定的手续，才可以进出城门。

因为政府没有同意，玄奘法师不能随便走，他只好等待机会。这个机会是怎么得到呢？一种说法是在贞观元年，也有的说是在贞观三年。我比较倾向于贞观元年的说法。贞观元年，西安附近也就是关中地区发生了灾荒，城市里没有粮食吃，政府就同意城市里的人可以随丰就食。什么叫随丰就食呢？就是哪个地方收成好，老百姓就可以到那里去，这样就可以有粮食吃了，饥民就可以不被饿死，这就叫随丰就食。这是以前的政府在灾荒年间采取的一个政策。这时就把城门开了，长安城里的老百姓就可以出城了，玄奘法师就随着饥民出了城。老百姓随丰就食去了，玄奘法师就一直往西去，这是他去印度的一个机会。他就走出了长安城。

于是玄奘法师就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天水现在很有名的，当时的佛教也很兴盛，麦积山石窟就在水。因为玄奘法师在佛教界是有名的一个人物，一路上都有居士和僧人帮助他。后来他又到了兰州，还有凉州（即现在的武威）。凉州的都督叫李大亮，有人向他报告有和尚从长安来要往西边去，李大亮就要玄奘回去。凉州有一个法师叫慧威，是河西佛

教的领袖。慧威法师很佩服玄奘法师，他悄悄地派了两个弟子送玄奘法师离开凉州，昼伏夜行到了瓜州。瓜州在现在的敦煌县东边一点的安西县。瓜州的刺史叫独孤达，独孤达信佛，听说玄奘法师来了非常高兴。有人告诉他，玄奘法师准备从这个地方去印度。当时的玉门关与现在敦煌县的玉门关不是一个地方，现在的玉门关在敦煌县的西边，唐代的玉门关在现在玉门市的西边一点，也是属于安西境内。当时有条河叫夸瓜河，现在叫疏勒河，这条河现在还在，越过这条河可以进入当时的一个戈壁，这个戈壁的沙漠上修了五个烽火台，一个烽火台驻一批军队。当时唐朝的西边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唐朝的管辖区经常有磨擦。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突厥，这个帝国当时的势力非常大，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北边的情况非常危险，驻扎了军队。玄奘法师要往西边去，必须要过这五烽，每个烽之间相距百里。在河西一带有时还能看见烽火台的遗址。每个烽火台下面有点水，百里之间就没有水草，完全是戈壁。只有有水的地方可以驻军队，军队就保卫这个地方。而且烽火台之间，如果发生军情，就点燃狼烟，狼烟升起来，一个一个地传回来，后边就可以做好准备。这是当时边防线的情况。

有人告诉玄奘法师五烽之间“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即现在的新疆。玄奘法师怎么去呢？后边又有人来捉他，凉州都督李大亮已经发了文要捉他回去。这一带有做生意的，他们有时穿越戈壁，用骆驼带上水，带上商品，他们熟悉这段路，然后玄奘法师就在瓜洲找了一个胡人做向导。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当时玄奘法师做了一个梦，说有人会来接引他。后来他在庙里时，有个胡人来拜佛，他就给玄奘法师行礼，

跟玄奘法师受了五戒。胡人就是少数民族，这个胡人叫石磐陀。玄奘法师告诉他说要到印度去，第一个关口是要越过这五峰。石磐陀就给他带了一匹马来，一匹老马，很瘦。玄奘法师很奇怪，石磐陀就告诉玄奘法师，这马已经在戈壁滩上走过十来次了，他认识路，这马比人灵啊，它对路的记忆比人的记忆还强。我们知道新疆有一个地方叫哈密，出哈密瓜的地方，唐朝时叫伊吾，是经过五烽以后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到达伊吾就行了，下一步就可以到达吐鲁番，那时称做高昌。石磐陀答应给玄奘法师做向导，又有那么一匹识途的老马，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于是在一个晚上，他们就悄悄地出发了。因为玄奘法师没有签证也没有护照，是过不了关口的，只有晚上悄悄地走。三更便到了河边，遥见玉门关，顺着河走到关上 10 里的地方，两岸只有一丈多宽的时候，岸边有梧桐树，石磐陀就把树砍下来搭成桥，把草垫上去，马和人便可以过去。过去以后走了五十余步，玄奘法师就下马休息。玄奘法师闭着眼没有完全睡着，他发现这个胡人拔出刀来，朝自己走了十几步，退回去，又走了十来步，又退回去。玄奘法师都看在眼里，觉得这个胡人虽然受了三皈五戒，是不是起了异心？玄奘法师就坐起来念观音菩萨，这个胡人没有害他，睡觉去了。天明后，玄奘法师把他叫起来，取水洗脸，把水装上，胡人对玄奘法师说：“师父啊，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他说我们只有在五个烽火台下边才能取到水，但是被驻守的士兵发现的话，就必死无疑，这属于偷渡边境，是要杀头的。这个胡人害怕了，他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用为安矣”，这样才安全一点。但玄奘法师“确然不迴，乃挽仰而进”--我只能往前走，我不能回去。

这个胡人就拿出宝剑，让法师在前面走。玄奘法师怕胡人有害他的心，不敢居前。这个胡人往前走了几里就不走了，他说弟子不能去呀，他说家累甚大，而王法不可犯啊。法师也很同情他，就允许他回去。胡人说：“师必不达”，你肯定去不了，如果你被捉住了，“相引奈何”？你把我供出来怎么办哪？法师说：“纵割此身如微尘者，决不相引。”就是把我割成一块块的，我也不会把你供出去，你放心。对这个胡人发了重誓，这个胡人把马放下就回去了。玄奘法师想有一个向导的，现在也没有了，玄奘法师就自己往前走。我这个故事可能讲得太长，一路上这种故事很多，这才是刚开幕。这等于是走出当时国门的第一步，还没走出去，因为还没有到五烽。

玄奘法师一个人往前走，经过了一个烽又一个烽，孜然孤游，“唯望白骨马粪而进。”大家去过沙漠的人可能不多，沙漠和戈壁都是一片荒凉，找不到什么标志，那时候也没有先进的定位装置。我前几年到沙漠去找些和佛教有关的遗址，带的是 GPS 全球定位系统，开着越野沙漠车，一旦出现危险，还可以叫飞机来救我们，就是这样也都感到很艰难。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真是很难想象玄奘法师一个人穿越戈壁的情形，设想一下都让人觉得恐惧。

玄奘法师和胡人分别以后，看着骨头和马粪往前走，走了八十里地才见到第一个烽火台。他怕被人发觉，就隐伏在沙沟里，“至夜方发”。到了烽西，“见水下饮，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射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法师知道被发觉了，“乃大言，我是僧，从京师来，汝勿射我。”即牵马回烽，守兵见他过来了，就停止了射箭。“开门而出，相见，知是僧。”烽火台的校尉叫王祥，一看不是当地的和尚，确实是从京师来的。法师告诉他

是要到西天去，“校尉闻凉州人说，有僧玄奘欲向婆罗门国求法不，答曰：闻师已东还，何因到此？”法师就把带着的章疏及名字给他看，王祥就相信他了。王祥就对他说，去西天的路很远，很难到达，“我今不与师罪，弟子是敦煌人，欲送师向敦煌。”玄奘法师回答：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到印度去，不能回敦煌，你不要劝我，如果你同情我就让我走。“必欲拘留，任即刑罪，玄奘终不东移一步。”王祥很感动，说：“弟子多幸，得逢遇师，敢不随意，师疲倦且卧，得明自送。”这个校尉很好，就安置他吃了饭，休息了，然后再把水装上，还送了他十几里地，而且告诉他，躲开第二烽和第三烽，直接到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姓王名伯陇，你到他那里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大家泣拜而别。

到了第四烽，“恐为留难，即默取水而过，至水未下，飞箭已至。”到水边还没下马箭又来了。他赶紧就把情况向讲了，王伯陇送法师一个大皮囊，还送他粮食和马吃的麦子。他还对法师说：“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他说第五烽你不要去，那里守烽的人很粗野，也没有什么信心，你不要去跟他打交道。“此去可百里许，有野马泉”，你在那儿取了水再往前走。这时出了个问题，走了一百余里时，玄奘法师迷路了，他找不到野马泉。喝水的时候，不小心，“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一下水都洒地上去了。在沙漠里行走，水比干粮更重要，又“迷路盘迴不知所去，乃欲东归还第四烽”，想回到王伯陇那里把水装上再往前走。往回走了十余里，他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我发过大愿，若不到印度的话，决不往东退一步。我今天宁可往西边去死，也不可以东归而生。于是掉过头来继续往西走，这段路程“上无飞鸟，下无走

兽，亦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西游记》里的流沙河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在敦煌的西北边，现在叫白龙堆。支持玄奘法师的唯一信念就是去印度求法，还有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和《般若心经》。

“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沙漠里面有时很奇怪的，远远看见有城阁呀、楼宇什么的，气象学上叫“海市蜃楼”就是那个东西。这是玄奘法师很艰难的一段。法师滴水未沾，“口腹干焦，几将昏厥，不复能前”，他已经不能走了，躺在沙漠里默念观音，唯一的办法就是念观世音菩萨。“虽困不舍，祈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玄奘法师的万里之行是很了不起的，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我刚才说这是玄奘法师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他水也掉了，又不愿意往回走，因为他发了大愿，宁可向西一步而死，也不东归一步。但没有水也不行啊，最后他就筋疲力竭，躺在沙堆里，四夜五天没有喝一点水，书上讲唯念观世音菩萨，“此时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到了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淋寒水，遂得目明”。实际上，玄奘法师此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几天没喝水，没吃东西，我们知道沙漠里白天温度很高，晚上温度很低，白天可以到三十几度甚至五十度，晚上也可到零下。玄奘法师被凉风一吹，清醒了，“遂得目明，马亦能起”。马也很困难，几天没有喝水，没吃东西，虽然马的体力比人好一点，几天下来，也站不起来了。“体既稣息，得少睡眠”，稍微感觉好一点了，就睡了一会儿。“既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

也？”玄奘法师于睡梦中，见到一位神，几丈高，拿着铁戟，对他说：为什么不奋力向前走，还在这儿躺着呢。法师一下醒过来，就赶紧上路。走了十来里路时，“马忽异路制之不迥”，马突然离开正在走的道路，往其它方向走，而且制止不住。“行数里，忽见青草数亩。去草十步欲迥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草地附近有一个水池，有很干净的水，人和马终于获救了！这是奇迹性的，这下“身命重全，人马俱得稣息”。玄奘法师认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保佑的结果。于是在水边停了一天，然后把水装上，“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

玄奘法师到了伊吾，也就是现在出哈密瓜的地方，古代叫伊吾，在吐鲁番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国家叫高昌，国王叫麴文泰，伊吾就归高昌国管。伊吾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寺，玄奘法师就住在寺庙里。寺庙里有汉僧，当时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汉族还少一些。“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院。”衣服都来不及系带子，光着脚出来欢迎他。“抱法师哭，哀吟哽咽不能自己。岂期今日重见乡人。”这个地区是个割据的地区，汉人要回到河西地区，不太容易。这位老僧没想到还能见到家乡来的人。高昌王麴文泰信佛很虔诚，他听说有从大唐来的和尚，要到西天去取经，他非常高兴，马上就把玄奘法师接到了高昌，很好地供养玄奘法师。但也出了一个问题，高昌王很想让玄奘法师留下来，他说你不要到印度去了，你就留在这儿吧。玄奘法师讲我千辛万苦不是为了来受你供养的，这不是我的目的，但高昌王坚持挽留。玄奘法师不得已就采取绝食，也不说话，一绝食就是三天，高昌王就屈服了，于是对法师谢罪，说法师去印度求法的心如此坚定，我是不应该这样做，我答应你走，但希

望你再住几天，玄奘法师这才开始吃饭。高昌王也提了几个要求，一是要和玄奘法师结拜为兄弟，二是法师从印度回来时要在我这儿住一年以上，在我这儿说法讲经。玄奘法师都答应了。高昌王也是一片好心，为玄奘法师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资粮，准备了钱、粮食、写了信。吐鲁番往西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分为两条路，一个沿北缘，一个沿南缘，古代叫丝绸之路。玄奘法师准备走北道，要经过一系列小国家。高昌王给每一个国王都准备了信和礼品--丝织品、锦、大概那时也有葡萄干等。重要的是麴文泰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突厥的可汗的一个儿子。麴文泰给可汗准备了礼品和信，请他照顾玄奘法师，这对玄奘法师的西行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最大的一个施主，在玄奘法师西行的路上对他帮助最大，虽然开始有这么一段插曲。吐鲁番附近不是有火焰山吗，所谓牛魔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当然，这和麴文泰没什么关系。

玄奘法师继续往西走。他经过的地方，今天我们知道的有新疆的焉耆县和龟兹即现在的库车县，经过巴鲁迦谷即现在的阿克苏一带，再往西，翻过一个大板，叫凌山，凌山就是雪山。翻过去就是吉尔吉斯共和国，以前属于苏联，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翻过凌山有一个地方叫热海，是现在的尹塞克湖，属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具体从哪儿翻过凌山的弄不清楚，因为这一带没有公路，连小路也没有，只知道当地人叫冰大板，当然是很艰难的。最后到达了素叶水城，当时是突厥的区域，在素叶水城玄奘法师见到了西突厥的叶护可汗。这一带地区包括中亚一带、阿富汗、新疆西部，都是西突厥控制的强大的军事联盟。叶护可汗不信佛教，但对法师很友好。玄奘法师得到他的支持以后就继续往南，经过阿富汗称做突侯罗地区。又

翻过兴都库斯山进入了北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属古印度的西北部。这后边的国家就多了，一百多个，数不过来了，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到一个国家后，就寻访那个国家的高僧切磋学问，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估计玄奘法师离开长安时已经会一些印度文了。因为当时在长安，从南北朝开始就有不少印度僧人，还有印度的侨民，就是印度来中国做生意的人，甚至印度人在朝廷做官的都有，那么玄奘法师就有学习梵语的条件。不光是印度文，而且一路上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当他到印度以后，我觉得他可能会继续提高语言水平，因为不懂语言就无法与人交流。他是只身一人，没带翻译，那时也不存在这个条件。

玄奘法师到印度以后也是很艰辛的。有一次他准备到一个叫阿耶穆法国的地方，在恒河上乘船而下的时候，被十多条贼船围住，拥向岸边，把与玄奘法师同行的八十多旅客都赶上岸，逼着他们脱掉衣服，搜取珍宝。更可怕的是，“然而群贼素事突伽天神”，印度教现在还奉侍这个神，西藏的佛教也把这个神收进来了，这是印度教的神，这个神是要杀人的。所以群贼“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血肉，用以祠之，以祈嘉福。”他们“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祭神的时间都快过了，正愁找不到人呢。“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法师报以：“奘秽陋之身，得充祠祭，实非敢惜。”你们把我杀了我倒不是可惜我自己。“但以远来，意欲礼菩提像耆闍崛山，并请问经法，此心未遂，檀越杀之，恐非吉也。”我还没实现我的目标，你们就把我杀了，这不吉祥吧！这些强盗哪讲道理呀，“船上诸人皆共同请，

亦有愿以身代”，还有人愿意替玄奘法师死，这些强盗都不同意。印度人祭神的时候喜欢白的，中国人长得白一点。义净法师去印度时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义净法师的办法是，衣服脱了以后就赶紧到泥塘里，用泥往身上涂，涂得黑黑的。强盗的头目命人取水，和泥，扫净设坛，命两个人拿着刀，把玄奘法师弄到坛上，“欲即挥刃，法师颜无有惧。”于是“贼皆惊异”。他怎么不怕呢？“既知不免，语贼：愿赐少时，莫相逼恼，使我安心欢喜取灭。”玄奘法师知道躲不过去了，就对贼说：请你们给我点时间，不要逼我，使我安心一下。玄奘法师此时就一心念在兜率陀天的弥勒菩萨，“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希望生在兜率天上，恭敬供养弥勒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玄奘法师这时还没忘《瑜伽师地论》！据说《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口授的，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慈氏是意译，弥勒是音译。“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捨诸恶业，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于是就一心正念，念弥勒菩萨。于心中就象登了稣迷盧山即须弥山，“越一二三天，见觀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而“同伴诸人，发声号哭。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这时“贼徒大骇”，就问与玄奘法师同船的人：这沙门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有人就告诉他：“从支那国来求法者，此也，诸君若杀，得无量罪。且观风波之状，天神已嗔，宜急忏悔。”你们看，天都变了，刮大风，起大浪，天神都愤怒了，你们应该赶紧忏悔。“贼惧，相率忏悔，稽首皈依。”但玄奘法师“时亦不觉，”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闭着眼睛，还在观想兜率陀天。“贼以手触，乃开目谓贼曰：时至耶？”强

盗们说：“师父啊，我们不敢害您哪，我们愿意向您做忏悔。”这些强盗受了感动，把他们的劫具、刀等都扔到了河里，把抢来的衣服、珍宝还给物主，并受了五戒。“此时风波还静，群贼欢喜，顶礼辞别。”这是玄奘法师在印度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劫难。

当时印度有很多国家，其中有一个寺庙在摩揭陀国，叫那烂陀寺。大家可能都知道那烂陀寺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寺院。佛教在印度消亡以后，这个寺庙就淹没了，后来又把它挖出来了。当时所有中国去求法的和尚都要到那烂陀寺，那里集中了印度最多的也是水平最高的高僧。住持是戒贤法师，当时已是百岁以上，他以善讲《瑜伽师地论》而著称。玄奘法师去印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拜戒贤法师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戒贤法师已经年老有病，一般都不讲课了，在玄奘法师到来之前他做了个梦，说是东方有法师来，于是他就接待了玄奘法师，专门为他开讲《瑜伽师地论》。当时的场面很大，记载中讲当时的主僧客僧有一万多人，常住也有几千人。外国人称为那烂陀佛教大学，与现在的大学还不完全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寺院里每天有很多的讲座，有各个派别的，比如说有中观派的，有瑜伽行派的，等等。我记得吕澂先生写过玄奘法师、义净法师所传的五科佛学，就把当时那烂陀寺传授的佛学分为五个类型。戒贤法师被尊称为正法藏，是佛学造诣最高的。还有许多法师通解一部经典、十部经典、几十部经典，主要的有学问的法师都要讲一部或几部经典，而且要开讨论会，就像现在大学里面的讲座似的，规模非常大。所以后来东南亚的和尚、斯里兰卡的和尚、中国的和尚都要到那烂陀寺去求学，有的一住就是十几年，就像现在留学一样。

玄奘法师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到达那烂陀寺，他就在那里学习，提高得非常快。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玄奘法师又做了一段长时间的旅行。他从那烂陀寺出发到达东印度，又沿着印度的东海岸到达南印度。他准备到斯里兰卡去，但当时那里发生内乱，他就去了南印度的补特洛伽山。这个山名移到中国来叫普陀山。在南印度有这么一个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与斯里兰卡即僧伽罗国隔海相望。然后他又去了西印度，最后回到了那烂陀寺。遍游五印度后他又增加了学问。玄奘法师那时已经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从支那国来了一位法师非常有学问，当时在那烂陀寺僧徒主客常有万人，玄奘法师“受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明、术数亦俱研习。”因明也是玄奘法师传过来的，声明是讲梵文语言学的。“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通达五十部经论的包括玄奘法师在内共有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

当时印度有一位在历史上很有名望的国王，叫戒日王，这是义译的，他在北印度、中印度一带像个霸主一样。他决定请玄奘法师去见面，玄奘法师给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戒日王为玄奘法师在曲女城组织了一个大会，邀请了五印度的国王、沙门、婆罗门、外道等，规模非常大。“五印度中有十八国王到会，谙知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到，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到，那烂陀寺千余僧到。”请玄奘法师在大会上发表讲演。印度的规矩要立论，如果有人不同意，就辩论，谁输了就下去，印度有这个传统。这是个很盛大的法会，仪式非常隆重，有很详细的记载，以戒日王为首的十八位国王做了很盛大的布施，这是古印度的传统。玄奘法师提出的论题在会上没有

人能反驳，大小乘的僧众都非常佩服他。大乘众尊称玄奘法师为“大乘天”，小乘众尊为“解脱天”，这是很高的两个称号。戒日王还为玄奘法师举行过一次大会，叫钵罗耶伽大会，这是五年一次的无遮大会，戒日王做了很大的布施。玄奘法师在印度的名气更大了，都知道他的学问很大，他不仅学瑜伽行，也学中观，而且用梵文写了他自己的论，如《会宗论》，把各宗派汇在一起，还有批驳外道的《制恶见论》，都获得很大的成功。

当时东印度的鸠摩罗王也曾请他去，戒日王很想挽留他，玄奘法师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坚持要回来。戒日王送了他许多东西，玄奘法师带上取得的经典，取陆路返回。当然路上也有许多惊险的经过，比如经过印度河时丢了一些经典，《西游记》里也有这个情节，但后来又补上了。到了和田后停了一段时间，最后经过敦煌回到长安。

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时与他走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和田时给唐太宗上了一个表，说走的时候没有得到允许，但我现在回来了。唐太宗高兴得不得了，赶紧欢迎他。当时唐太宗在洛阳，正准备打高丽的战争。玄奘法师到长安时房玄龄迎接他，可谓是倾城出动啊，老百姓都来欢迎他。他马上到洛阳见唐太宗。唐太宗觉得玄奘法师真是人才，谈吐应对非常了不起，就想让玄奘法师还俗，说你这么大的才能，你应该帮助我治理国家。玄奘法师很委婉地讲，自己西行求法一生都是献给佛教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弘法，你让我做俗务的话，非但对国家无益，而且把我也害了。唐太宗看他谈得很恳切，也就同意他了。玄奘法师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他带回来的经典翻译出来，他回到长安时，从印度带回来的除了各种佛像以外，大乘经 224 部、大乘论 192 部、上座部经律论 15 部、大众部经律论 15 部、

三弥底部经律论 15 部、弥沙塞部经律论 42 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 67 部、因明论 36 部、声论 13 部，凡 520 夹 657 部，以 20 匹马负驮而至。他等于把印度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经典，各个部派的大乘的小乘的，还包括一部分严格地说不属于佛教的，比如印度民间的经典都带回来了，当然包括《瑜伽师地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些经典翻译成中文，把《瑜伽师地论》这一派的理论原原本本地介绍到中国来。当然他不能答应唐太宗做官，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唐太宗的要求。他想翻译经典，想找个地方，洛阳附近有一个好地方，就是嵩山少林寺。唐太宗不答应，说你不能离开我太远，你就在附近找地方，长安也行，洛阳也行，玄奘法师就选在长安。玄奘法师说不能有人干扰我，你得派几个兵帮助我把守，唐太宗一一答应了，玄奘法师就一心一意翻译经典。

玄奘法师是贞观二十二年回到长安，高宗麟德二年去逝。这段时间他主要精力就用在翻译经典上了。他主要是在长安的大慈恩寺，大慈恩寺是唐高宗为他的母亲修的，修成以后请玄奘法师住持，大雁塔就是为安置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和佛像修的。因为玄奘和唐太宗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玄奘法师以他个人的魅力和精神、还有他的学问影响唐太宗。我们知道唐太宗在前期对佛教不是太客气的，他不是太相信佛教，后来他是不是信佛也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但他对玄奘法师是非常尊重的，而且他走到哪儿都让玄奘法师跟他在一起。唐太宗去世以后唐高宗尊玄奘法师为师父。玄奘法师去逝是在陕西铜川的玉华寺。铜川市有个玉华宫，玉华寺在玉华宫里面。玄奘法师“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录造了俱胝书像、弥勒像各一千，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写《能断般若》、《药师》、《六

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干部，供养悲、敬二田各万余人，烧百千灯，赎数万生。”

玄奘法师的俗务也很多，因为他要管寺庙，要应酬皇帝和达官显贵们。但他每天晚上都定一个课程，非翻那么多不可，而且他的翻译量非常大。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大般若经》六百卷就是六百万字，那可是很大的数量。唐朝的经卷是卷轴本，是卷起来的，也不是线装本，线装本出现得很晚，明代才开始出现的。《瑜伽师地论》也是很大的部头，我记得是一百卷。还有其他许多经典。他本来是想翻译《大宝积经》的，可是身体实在不行了，他刚开了一个头没有成功。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典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非常高。有人做过对比，玄奘法师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所谓准确就是他特别重视梵文的原经，尽量避免不做增删的处理，这与鸠摩罗什法师的风格不太一样。鸠摩罗什法师删繁去重，处理时的随意性大一些。据说玄奘法师也想过这个办法，他想删掉一些，可是后来做了个梦，梦中警告他说不行，醒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这样想了。

在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上，玄奘法师以前称为旧译，以后称为新译，玄奘法师开辟了翻译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他是以中国人为主翻译经典。我们知道玄奘法师以前的译主大都是外国人，如鸠摩

罗什法师、安世高法师等，以汉族人为主翻译经典是从玄奘法师开始的。他不仅仅是翻译经典，他与他的弟子窥基法师把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移植到中国来，创立了法相宗，又叫慈恩宗，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派。因明也是他介绍来的，还促进了当时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摩揭陀国的国王戒日王见到玄奘法师后，马上就派使节到中国来，唐太宗也派了使节到印

度去。这中间有许多交流，比如派技术人员到印度去学习制白糖。玄奘法师对中印的交流贡献非常大。我到过印度好几次，你讲中国的事情印度人可能不知道，但一提到玄奘法师差不多都知道。为什么呢？50年代以后，印度的中学课本里都讲到玄奘法师。现在那烂陀有一个纪念塔，玄奘法师的灵骨有一部分还在那里。那烂陀有一个研究所，他们想办那烂陀大学，不知道办成没有。现在还有佛教徒在那里活动。中国老百姓知道的玄奘法师往往是因为《西游记》，印度人不知道《西游记》，但一提到玄奘法师，都认为他是中印友好的象征。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才是民族的脊梁。”我想，玄奘法师就是舍身求法的典范。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读这一类的书，念到这些地方我都特别感动。本来我还想介绍一下与玄奘法师相类似的法显、义净等法师的故事，今天就没有时间了。但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本书，一本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这是义净法师写的，介绍了五十几个去印度求法的和尚，有的就死在印度，或死在路上。这些法师的记载没有这么详细，也没有玄奘法师这么有名，成就也没那么大，但他们的精神还是很感人的。还有《法显传》或者叫《佛国论》，法显法师是东晋第一个到达印度本土的和尚，他到过斯里兰卡，最后坐船回来的，非常艰辛。他去的时候好几个同伴，一路上都死了，回来时就剩他一个人。义净法师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是这一类的，还有《大唐西域记》。这些书都是研究佛教史或者我们了解这些求法僧当年的经历最重要的资料。日本人研究得很多，不只是日本人翻译、研究、著述，

英国、法国、德国也都有人做了很多研究。前几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本书出了一个德文的译本，我还专门写了书评。

对于这些书，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条件，可以念一念。我记得有一首七言的诗大概意思是说，我们读经时一定不可以很随便的，这些经典都是当年求法的高僧千辛万苦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尊重经典。我想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他们为宏扬佛教、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此我就不一一提及了。谢谢大家！

净慧法师三皈五戒开示

(1999年7月23日)

按照这次活动的安排，今天下午是传授三皈依和五戒。这个活动是一个很严肃的活动，所以在讲三皈依或者五戒的时候，我们全体可以参加听一听；正式要授三皈依的时候，就要根据个人的意愿，根据个人对佛法认同的程度、追求的程度来作决定。可能有一些营员已经向往佛法有很长的时间，也有要求皈依的这种意愿，那么在正式授三皈依的时候就可以参加。也许还有一些营员，在来参加夏令营以前，对佛教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暂时也没有要求加入佛教、皈依三宝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就可以不参加授三皈依这个仪式。等你一旦因缘成熟了，真正有这种意愿，那么我们再来受也还来得及。所以今天先跟各位做这么一个说明。

下面，我想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居士，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皈依三宝的这样的要求。大家知道，在其他各个宗教，要加入这个教团，成为某一个宗教教团的一个成员，是要经过一定的阶段。比如说像基督教，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从你发起这个心一直到你受洗，至少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慕道，第二个阶段是望道，第三个阶段才是受洗。所以说，这种方法也值得我们很好的来借鉴，至少它要发展一个教徒，不是匆匆忙忙，不是稀里糊涂的就吸收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从我们佛教来讲，应该说也是有很严格的次第。不过，在我们当前佛教界，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在家居士，在做法上，这种阶段性不是很明确。往往由于要求加入佛教的人心情很迫切，加上僧团对一个不信教的人，一旦发起了这个心要信教，他们也很迫切地希望成就你，所以也没有注意这个阶段性。

我想，加入佛教这个阶段性也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起信，你对佛教发起了信心；第二个阶段叫发心，你起了信，由信而产生一种动力，你就有一种对佛教的追求；第三个阶段才是皈依。在起信这个阶段，应该包括如何地来理解佛教、了解佛教、认同佛教，至少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要求。从发心来说，也应该包括在认同佛教以后如何亲近三宝，如何培养对三宝的信心，就是要信仰三宝。然后又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三宝有所表示，所谓供养三宝。这个供养三宝，是不是说这个庙里总在向要加入佛教的人要钱呢？我觉得，我们一个在家信徒不能作如是想。作如是想，那么我们首先对三宝就有一种距离感。要知道，教团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教团的成员来资助的。因为教团本身没有企业，没有工厂，也没有田地，它没有任何收入，就是靠认同这个教团的人、认同这个教团的成员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来供养，这样才能够使这个教团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来办各种活动，来宏扬佛法。所以供养三宝是我们成为一个教徒必须有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个阶段，皈依也要包括三个方面。我自己有了发心了，希望能够皈依三宝，但是我也必须选择一个皈依三宝的见证人，这是所谓的拜一个师傅。大家要从思想上认识这个问题，怎么认识呢？选择一个依止师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你皈依时候的见证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并不是皈依某一个人，而是皈依整个的僧团。这个僧团里边有一个人来代表，作为摄受大众的一个代表人、见证人，这就要我们选择师傅，这个师傅包括整个僧团的形象在内。我们往往有一些人发心皈依三宝，在如何选择见证人这个方面缺乏必要的常识。从佛教戒律的规定来说，皈依三宝的“三宝”

是指佛、法、僧。特别是在僧这个问题上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四人以上的比丘僧团，四人以上的比丘僧团才可以做最起码的传授三皈五戒这样的一种羯磨。如果不是一个四人以上的僧团，你即使皈依了，应该说你的这种意愿不能实现，因为它是不合法的，不合佛教的仪规，不合佛教的戒法。所以，你在择师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是不是皈依了一个僧团，这个地方不具备摄受在家二众的这种能力。如果不是一个僧团，他就不具备摄受在家二众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在择师的时候，包括选择哪个依止师和选择哪个僧团。选择了僧团以后，我们要进行忏悔。忏悔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深刻的反省。由于我们每个人在没有皈依佛教以前，肯定有许多不符合三宝的教海的这些言行，不符合因果法则的言行，不符合觉悟、慈悲这样一些原则的言行，所以我们要进行反省，进行忏悔。忏悔可以是礼拜，也可以是打坐。通过反省、忏悔以后，再正式受持三皈，这样就是如法的。

这样就有一个阶段性，思想有一个预备阶段，所以我们皈依了佛教，就能够逐步地来稳定我们的信仰，提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对佛教的教规教义依教奉行的在家佛弟子。这就是讲，我们在入教的时候，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准备，然后才正式进入一个在家教徒修学佛法的生活。

我有一年仔细地考虑了一下，作为一个在家信徒究竟应该怎么做？应该按怎么一个次第来进行修行？我根据佛陀的教导、历代大师的教导，结合我们当今的生活节奏，提出了“居士六法”这样的一个构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必须从六个方面来要求，这样才能是一个真正的在家佛弟子，一个名符其实的在家佛弟子。

第一法是具足正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没有信心，没有正确的信仰，要想进入佛法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信仰也存在着误区，而且这个误区我们随时都会掉进去。那么，在具足正信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们究竟应该从那几个方面做呢？从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正信三宝，然后要正信因果，最后要正信解脱。我想，我们说你信佛，信什么？信佛、法、僧三宝；信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因果律的支配；信我们人生，要转变我们这种迷失的人生，成为一个觉悟的人生，那必须要正信解脱。

第二法就是要皈依三宝，因为正信以后才能够皈依。为什么一定要皈依呢？因为只有从我们的思想上认准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信赖的目标，你才能够真正有一个精神支柱在那里。皈依三宝首先是皈依佛，然后皈依法，皈依僧。佛好象是医生一样，所谓佛为大医王，我们有病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好医生，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医生，我们就有恢复健康的可能性。佛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定位，他没有把他定位成能够拯救一切人，只是把他定位成一个医生。他能够告诉你，你生了什么病，然后又告诉你，你的病可以吃什么药。药是什么？药就是法，法为药。所谓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佛有八万四千的法门，法门就是八万四千味药。医生只能指出你的病，你的病要好，那必须要吃药。不吃药，再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皈依法。第三还要皈依僧。僧是什么？僧就是四人以上的僧团，或者说，僧就是一切的圣贤僧和追求解脱、持戒清净的凡夫僧。我这里有个前提，凡夫僧要持戒清净，向往解脱，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我们皈依的对象。尽管他没有成佛，也没有成罗汉，但是他是在追求解脱，这就是指凡夫僧，

就像净慧这样的人，凡夫僧。以僧为友，僧是你的朋友，就好像医院里的护士一样，她告诉你这个药应该怎么吃，应该按时按量来吃与你的病相应的药。所以以佛作为医生，以法为药，以僧为友，这就是皈依三宝。从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皈依三宝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又是一件多么切合实际、平平常常的事，并不是那么神秘。我想我们每个人一定会承认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病吧？有什么病呢？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就恼火了，说一句好听的话你就高兴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病态的表现。因为你没有平常心，你会随着外面的境界来变化你的心态，严格的讲，这就是病，要用佛法的药来治疗。

第三法要受持五戒。作为一个在家教徒，必须要持五戒，持五戒是落实我们信仰的一个道德规范。佛教的一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法的认同，再就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道德伦理的要求，这个五戒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上的要求。伦理道德上的要求和我们对法的认同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说我只认同这个法，我当下就是佛嘛，佛与众生是平等的。这些道理是对的，但是如何体现在一个实际生活当中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符合佛与众生是平等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去落实它，就是从五戒做起，从很具体、很一般的生活来要求我们，去落实信仰。在家的五戒就是讲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尽形寿不邪淫，尽形寿不妄语，尽形寿不饮酒。这个五戒的道理，前面有几位法师都对各位进行了很好的开示，我在这里就不多重复。

第四法就是要行四摄法。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与他人发生关系，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如何处理，如何的沟通，佛教告诉我们有四个方法，叫四摄法，

就是搞好关系的四个方法。第一要布施，第二要爱语，第三是利行，第四是同事。

为什么一讲就讲到布施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现代社会，就是说人际关系当中，有一种所谓的润滑油。那么，我们从一个正确的目标来修布施，对于我们一个佛弟子落实信仰、摄受大众，那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个布施不仅仅是指的财物的布施。所谓布施包括财施、法施、无畏施、同喜施，包括这四个方面。有一些施是要花钱的，但是有三种施不要花一分钱，也能够随时随地做好。比如说我们夏令营结束了，大家一起有的回北京，有的回石家庄，有一个同修上车，买票差一块钱，你怎么办呢？我们同行的是不是马上给他一块钱，使我们在这七天当中结下的友谊，用这一块钱把它进一步地巩固下来。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实际上很有意义。如果说他要回石家庄，一分钱也没有，我们旁边有一个人还有二、三十块钱。他没有办法买票，你应该拿出来布施，因为到石家庄只有六块钱的车票，这就是你随时随地做布施、结缘。这就能够体现我们佛弟子彼此之间的关怀、彼此之间的友谊。这是讲财施，还有法施。法施可以包括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布施。出世间法当然是指的佛法；世间法，给人家指一条路，给人家教授一个什么技术、工作方法，都是一种布施。你欢欢喜喜地告诉他一件事，只要是对自他都有利，这样的事就是善事。如果对自他有损，那就不是善事，不是善事的事我们不要去做。布施是要布施善法。还有一种叫无畏施。比如有一个盲人，走在十字街头迷路了，你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帮助他，使他解除恐怖。比如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孩子，他找不到他的爸爸妈妈了，你怎么办？你也应该随喜地帮助他，或者把他交给警察，或者

送他回家，免得他出问题，这就是使这个小孩子由于你的行为而获得安全感。所谓无畏施，就是使人能够获得安全感。最后一条叫同喜施。你有了好事我来分享，我们大家都来分享，都来祝贺。比如说三个人同时考学，两个人没有考上，另一个人考上了，没考上的怎么办呢？你如果说这家伙他考上了我没考上，那你就不是同喜，你就是一种嫉妒，一种障碍。你应该怎么样呢？--啊，你考上了，我们同时考的，终于有一个人考上了，你考上了就像我考上了一样。来分享他的这种喜悦和高兴，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不花一分钱，但是它可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量，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事当前是想到大家还是只想到自己。这个同喜的布施，你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看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有这种同喜的布施。

第二是爱语，见人要直言爱语，不要说难听的话，要说发自内心的一种关怀的话。也不要虚伪，虚伪那不是爱，虚伪那是伪君子。这个爱就是慈悲，佛教讲的爱就是慈悲，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具有慈悲心的那种语言，那就是爱语。这种话人家听起来喜悦、高兴，能够解除烦恼。第三是利行，做对他人、同事有利益的行为。第四，就是要与我们在一起的人共同地完成某一件事。不要有一个人在完成某一件事，我们在旁边袖手旁观。要发扬我们社会上早年提倡的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样的一种精神，这就是同事。

第五法就是要勤修六度。六度也离不开布施，所以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最后一法就是要读颂十经。我们印有一本书《在家教徒必读经典》，汇集了十部经典。这十部经分为两类，前面的五部经是叫初机的五经。就是

说，作为我们初学佛的人具有可操作性的有五本经，就是《随念三宝经》、《八大人觉经》、《吉祥经》、《善生经》、《优婆塞戒经》。然后有五本经，是叫受持五经，就是你经常要受持读诵的，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这是我们经常要来受持的五种经典。

根据上面这六法，如果我们每一法都能做到，都能够到位，那我们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如法的在家佛弟子。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在家佛弟子逐步地按照这个六法来要求我们的信仰生活，落实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么才不至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佛弟子。我们希望每一个佛弟子有名又有实，而且做到实至名归。这样，我们佛法就有希望，我们学佛就能够落到实处。

净慧法师传灯法座开示

(1999年7月24日)

我们每一年夏令营的传灯法座今天又举行了。这个传灯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灯有光明，光能破暗。光明在佛教里象征着智慧，所以把智慧比喻成慧灯。佛的教法就是智慧的结晶、智慧的体现，所以也把佛法叫做法灯。在佛法的指引下，我们如何来修证、来体悟，那就关系到所谓禅定，所以禅宗又把禅比喻为灯，叫做禅灯。不管是慧灯也好，法灯也好，还是禅灯也好，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灯来点燃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灯就叫做心灯。点燃了心灯，我们就具有无上的智慧，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因果。我们之所以迷失，之所以轮回六道，就是因为心里这盏灯没有点燃。我们的心灯点燃了，我们就可以转迷为悟、背尘合觉、转识成智。所以，我们通过传灯法座这样一种仪式，目的是要启发我们大家认识到智慧的重要，认识到点燃我们每个人的心灯的重要性。

这几天，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开广播，但是从报纸上，从耳闻，可能都知道“法轮功”事件。“法轮功”事件是怎么引起的呢？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智慧。我们有智慧了，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就不至于走向信仰的误区。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佛的人，要具足智慧的判断。在我们信佛的过程中不是不存在走入信仰的误区的可能，也同样会存在。因为我们自身的烦恼、自身的无明覆盖着我们的智慧，我们不能如实地知世间上的万事万物的真相，也不能真正地如实地来理解佛陀的教义。往往我们执着某一点，把它过分地去执着，就有可能走入信仰的误区。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在夏令营结束以后，回到自己的单位，

要认真地学习党和政府有关“法轮功”的一些文件，从中吸取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使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沿着佛法指引的智慧之路，不至于走向误区。

最后，祝各位点燃自己的心灯，点燃佛法的法灯，然后把我们的禅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照亮全人类，使我们能够真正沿着佛陀指引的智慧之道，到达彼岸！

普茶（一）

（1999年7月22日）

明海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营员，

今天晚上我们举行普茶的活动，这个活动我们每届夏令营都有。“普茶”这个词是过去传统的禅宗丛林里面用的一个词。在丛林里面有喝茶这样一个活动，不过它的形式和我们现在在柏林寺的普茶有很大的不同。茶和茶文化，茶和佛教禅宗有很深的因缘，这个茶和禅说起来有很深奥的学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普茶开始的时候，请妙华法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普茶、茶、禅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请一个师父给各位营员演示一下在禅堂里面倒茶的姿势。

妙华法师：大家好！

既然是普茶嘛，大家在这里坐着喝茶，我想就用不着象讲课那样搞得那么严肃。本来这个喝茶的最高境界是不允许象这样拿着话筒讲话的，这么一讲，把你们喝的茶的味道就削掉了。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呢，我觉得大家交流一下也很好。我讲的内容就叫禅茶漫谈。

先谈谈茶。我们讲话一般来说都要有依据，我们讲到茶的时候，它的依据是陆羽写的《茶经》。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的是出家人，这里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讲给大家。在杭州有一个龙井村，龙井村里有一个龙井寺，龙井寺里有一个龙井泉。这个泉水特别奇怪，一半是咸水，一半是淡水，现在还在。当你用手去搅动的时候，咸水和淡水就混为一起，当你把手停下来时，在咸水和淡水之间会出现一个分水界，这叫龙须。

这个寺庙之所以叫龙井寺，也是从这井水而来的。龙井泉的旁边长着一株茶树，茶树的根老是浸泡在泉水里头，它的叶子也落在水里。唐朝时住在这个庙堂里的和尚叫辩才，九十多岁，童颜鹤发。当时有人就非常奇怪，也有一些文人学士和一些医生去访问他，问他有什么保健的秘方吗？他说，就是因为喝龙井泉的水。从现代的角度分析来看，茶叶落在泉水里头，形成自然的矿泉茶，再加上泉水的这种物理功能，它就起到了一种保健作用。在泰山后山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那棵茶树还存在，大家去登泰山的时候可以到后山看一下。有关茶的栽培、采撷、泡制、保存以及冲茶的程序，用什么水，这一切都记载在陆羽的《茶经》里头。中国目前现存的茶树王在云南，大概三、四个人才能抱得住。

目前，中国的茶大概分了这样几类：绿茶系列、红茶系列、沱茶系列、砖茶系列、花茶系列、乌龙茶系列。南方人喝功夫茶常常是用乌龙茶，乌龙茶的系列有很多，有桂花乌龙、高山乌龙等等。如果我们在喧嚣的人世间，不管是读书人也好，还是经商的也好，我们一周当中抽出半天的时间，如果几个人能够坐下来，没有各种吵闹，静下心来去品品茶的话，这其中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的王安石和苏东坡。王安石是苏东坡的老师，学富五车。苏东坡性格放荡，非常狂傲，把一般的人都不放在眼里。有一次，苏东坡要云游三峡，王安石说：“你到三峡的时候给我带回上峡一瓦罐水，中峡一瓦罐水，最后一峡一瓦罐水，我有上好的茶要用来泡。”在这里，茶可以用来试验水的质量。苏东坡到三峡以后，三峡美好的风光迷住了他的双眼，他非常高兴，一路吟诗，等到了三峡的时候，水都平缓下来了，他突

然想起王安石托付他要他舀三罐水。他心想，反正我在最后一峡给你舀上三瓦罐，你也不会知道。回到学府以后，王安石请来文人名流，请大家品茶，茶叶用水一冲以后全部是发黄的。王安石对苏东坡说：“你没有给我打一峡、二峡的水，你打的全是三峡的水。”苏东坡瞪白眼说：“我就是打的三峡的水，一峡一壶啊！”王安石说：“上峡的水，雪才刚刚融化，它冲的茶叶是绿色的；中峡的水冲的茶是浅黄的；三峡的水冲的茶是黄色的。我现在冲的茶全都是黄色的，证明你是在最后一峡打的水。”通过这件事情，苏东坡特别佩服王安石的这种参学经验。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它反映出了很深的茶文化。

茶和用水的关系，我们一般人会认为泉水泡茶是最好的，这是一种世俗的错误。最好的水、一等的水是井水。为什么用井水泡茶最好呢？因为井水在敞开的井口当中把雾气已经挥发了，茶最怕的是雾气，其他的杂质、沉淀物都沉下去了，因此井水是一等，泉水是二等，江水是三等。

那为什么茶和禅又会挂起钩来呢？我个人体会，茶是中国老百姓和寺庙当中最普通的一种饮料，它在炎热的夏天可以用来解渴，在冬天可以暖心，在我们烦躁的时候可以清心明目。正因为它最平常，它就最能够在平常心这一点上和禅走到一起，这是其一。其二，北方人是喝茶，南方人说北方人喝茶象牛饮水一样，咕咚咕咚的感觉；苏杭人是吃茶，他不但要把茶的水喝了，而且到最后连那个嫩绿的茶叶都要嚼掉，他有他的道理；到了福建、广东一带的人是品茶。人在品茶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心关照自己，把外在的心用来感觉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茶和禅走在了一起。除此以外，那也可能是最深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寺庙里头，并没有系

统的哲学，就是说，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这一整套的理论是没有的。那么，禅师们在接引后学的时候，他就是用身边最平常的事物来教育和启发我们，而喝茶或者说吃茶去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之间抛出一个禅机，接引那些涉了千山万水前来参学的人。一般参学的人心往外求，他总以为能够求到一个无上的、美妙的法，而如果他到柏林寺来了，赵州和尚见了他就说你吃茶去，那这个可以说是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如果你心里往外求的很多的话，他让你吃茶去；如果你以平常心来，他也让你吃茶去，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佛法和哲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根性的话，从这个话当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佛法的那种缘起的平等、自性空的一些道理。因此，禅宗的这些公案的后头都有着很多的思想，我想这可能也是禅和茶走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

明海法师：

妙华法师谈得很好，我们都很受用。不过呢，他的讲话里有一点我不同意，提出来商榷。他讲到北方人是叫喝茶，而且比喻为牛饮，苏杭人是叫吃茶，还有广东人是叫品茶，其实你自己后来讲的也否定了你的这个话。因为在禅宗的历史上，“吃茶去”这个公案发生在柏林寺，应该属于北方，而且说“吃茶去”的赵州禅师是山东人，也是北方人。虽然他在南方有过很长时间的参学，最后在晚年的时候回到北方，在河北的柏林寺住下来。这个公案我把它重复一遍。有一天，一个远道而来的出家人来拜访他，赵州禅师问：“你到这里来过没有啊？”他说：“以前来过。”禅师说：“吃茶去。”又来了一个人，赵州禅师又问：“你以前来过吗？”他说：“没有。”

禅师也说：“吃茶去。”你们知道，古代的禅僧四处云游跟今天的人不一样，没有交通工具，都得靠自己的两条腿来走，而他的心里实际上对于一些问题还有很大的疑团，他跑这么远，就是要问禅师，这个禅师只说吃茶去，这是禅师的风格。旁边有一个师父感到奇怪：“为什么来过这里的人，你让他吃茶去；没有来过这里的人，你也同样让他吃茶去呢？”禅师说：“你也吃茶去。”这个公案后来在禅宗的历史上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公案，很多人都参这个“吃茶去”开悟，这个公案本身也使禅和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因为考虑到在座的有很多北方的营员，在妙华法师的牛饮比喻之后，会不会有的人心里波澜起伏，要是以这种心态下去吃茶，很有可能就真是牛饮，所以我补充说一点。

某法师(或营员):

听说赵州禅师在湖南、江西一带参禅，他的“吃茶去”这句话我觉得很有一点根源，我想妙华法师刚才讲的还有一点道理，因为现在湖南、江西一带地方的人喝水是叫吃水。我想，可能赵州禅师当时在南方学禅的时候受这种习俗的影响，就把这种很通俗的话语带到我们北方来，说“吃茶去”。你要是把北方人喝茶比喻成“牛饮”不大适当，但是这也说明北方人很大方。

明海法师：

现在我们请灯照法师大致给我们解释一下传统的丛林普茶，再请他给我们演示一下禅堂里面比较规范的倒茶方法。

灯照法师：

其实我对茶了解很少，我只是爱喝茶而已。我出生在闽南，闽南人都喜欢喝茶，他们惯喝“功夫茶”。我从小就喜欢喝茶，但一直没有品出茶的道理，依然是凡夫俗汉。我住禅堂的时间好像相对比较长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参出什么，只是喝茶而已。丛林里一年当中大约有十个普茶日，像正月初一、初二、十五，还有中秋节、端午节、除夕日都有普茶。普茶仪式一般是在下午举行，上完晚课以后回到禅堂，大家把七衣脱了，穿海青在禅堂静坐，闻外面的鼓声三通，然后班首跟维那互相问讯出堂，直接到斋堂。这时候，大和尚已经坐在斋堂的宝座上了，两边都摆了很多茶碗，还有茶壶，以及茶点之类的比如说花生、糖果。大家陆续分东西单坐好之后，僧值师要说几句客气话：“常住淡薄，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供养大众，只这些轻微的东西犒劳大众。”维那师一招呼，第一声引磬，大家合掌；第二声引磬，端起茶杯；第三声引磬，喝茶。喝茶的同时，大和尚还要讲讲赵州茶的公案。僧人喝茶的渊源很早，据历史记载，东晋的时候就有。因为茶有三德：第一能够祛除睡魔；其次，在吃饱饭涨气的时候，它能助消化；第三，可以清心寡欲。我现在开始表演一下禅宗倒茶的仪式。

明海法师：

刚才灯照法师讲的是传统的禅宗寺院禅堂里面行茶的一套仪轨。日本茶道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的禅宗、中国的佛教充实了茶文化。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喝茶的时候，或者说在思考茶和禅的这些题目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联想。现在的饮料越来越多，有酒、有茶、还有咖啡。酒和茶不仅是两种饮料，也可以说它表达了两种生活的态度、两种精神。净因法师在英国留学，我们现在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的茶文化。

净因法师：

刚才妙华法师、明海法师跟灯照法师讲了很多有关茶的文化、茶的规矩，我学到了很多。在讲英国的茶文化之前，我想讲讲我的“茶文化”。因为我出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跟茶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这儿希望跟大家一起共享。可能有些人会知道，1980年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这是中国佛教恢复的转折点。我的爷爷也去参加了那次活动，当时我还在读书呢。他回来以后就跟我讲，高闵寺有一个在厨房烧火的出家人，就是在喝茶的时候，茶壶一不小心掉了，打碎了，听到茶壶打碎的声音，这个烧火的出家人开悟了。他说，你想想高闵寺有多少个出家人开悟了？当时我出于好奇，心想开悟这么容易的话，那我也去看看，打碎几个茶壶，看能不能开悟。可能这就成了我后来出家的一个直接的因缘。在高闵寺出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个打碎茶壶的老和尚，不过看他好像还是没开悟。可能你们都知道虚云老和尚的开悟也是与茶杯打碎了有关系，所以从古到今，这个茶、茶文化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传统文​​化都已破除了，而唯独在寺院仍然保持着好多好的优良传统，茶文化应该就是其中的一种。刚才我们那位师父由于场地的关系，表演茶文化不是很容易，如果在禅堂里面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上次两百多外国人到柏林寺来，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在禅

堂中喝茶，所以西方人对于我们寺院里面保留下来的禅文化也是相当相当感兴趣的。要是谈到西方的喝茶，跟我们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我在那儿曾经请人家来喝乌龙茶，第一次请来了，第二次请人家不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来呀？”他说：“中国茶像药味似的，不喜欢。”外国人有没有茶文化呢？我看还是有的，只不过喝茶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你们可能听说过一种奶茶，跟西藏的酥油茶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喜欢在红茶里面放上牛奶，有时候放上糖。英国女王接待国外客人，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饮料，而且是非常高雅的一种饮料。我看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茶文化。但是说到真正茶文化，我看还是在我们国内，因为茶跟我们的修身养性结合起来，不仅仅是招待客人。

武夷山有一棵很有名的茶树叫“大红袍”，这个“大红袍”是非常特殊的。我去之前，原以为“大红袍”是多么大的一棵树，去了那儿以后，才发现就是三棵很小的树，我看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到半公斤。当时，我就跟当地人谈这个“大红袍”的问题。为什么“大红袍”这么有名？当然它的故事也是特别的多，其中有一个跟朱元璋有关系。据说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到南方去，突然有一天生病了，怎么看都看不到好。这个时候，一个道士把他引到那个茶树下面，从树上采了几片叶子，喝了以后，他的身体马上就好了。朱元璋为了感谢茶的救命之恩，就把自己身上披的红袍赐给了这三棵茶树，从此以后，这三棵茶树就叫“大红袍”了。现在武夷山的茶文化就是以“大红袍”为主体的。后来听当地人讲，那三棵树正好在山半腰，非常难接近，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泉眼，它的水一年四季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茶树的背后有一个孔，那个孔很小，背后的风吹过

来，正好吹到这三棵茶树上，所以风水特别地好。听说有一年做了一个试验，把那个孔堵起来，茶树慢慢地就枯萎了，所以那个洞还是很有用处的。

我们在武夷山还欣赏了茶道。刚才我讲，真正的茶文化还是在中国，中国人喝茶，从茶道的本身来说，不是真正地喝茶，而是一种修心。也就是说，佛教讲静虑，就是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到某一点。那么在喝茶的时候，要求特别端庄。从拿茶杯开始，你得要注意你的手伸出去、往下走、接触茶杯、端茶杯，然后把它端起来，放到嘴唇，喝一口，体会一下，然后用思想感受一下，让它慢慢进去，每一个过程都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为什么茶跟禅定在一起呢？它的道理就是在这儿。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喝茶，你会第一次喝到茶的味道，喝到茶的风韵，喝到茶的文化，否则你拿起来就灌进去，也没有停留，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永远不会吃到茶的味道。南方人喝功夫茶，喝功夫茶的道理是品茶，一定要去品。真正的茶文化是品茶，不是叫喝茶，也不是叫吃茶。吃茶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茶文化了，也就是把茶跟禅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佛家或者禅家喜欢喝茶呢？因为喝茶的每一个动作如果分解开来，你都能知道茶从哪儿经过，一直到应该到的那个部位。你的专注是修禅的人的一个要领，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点，集中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上面去。我个人觉得，所谓的茶与禅的结合的道理就是在这儿。我常常也看到日本人搞茶道的表演，左转三下，右转三下，特别地罗嗦，就一口茶，费了半个小时。但是它的道理不是在喝茶，是在修身养性，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体验，最重要的，它是一种专注。如果把这种专注的原理运用到吃饭，运用到讲话，运用到走路，运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去的话，

就可以叫做走路的文化、吃饭的文化，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可以体现出来，当形成了一定的品位的时候，它的文化就出现了。这是我个人对茶文化的一点点理解吧，跟大家共享。

明海法师：

湛如法师在日本住了好长时间，请他大致为我们讲讲他在日本所感受的茶文化、茶道方面的情形。

湛如法师：

我很想听一听各位对喝茶的一些体会，尤其是在柏林禅寺这个千年古寺、这个喝茶很有传统的地方。我个人是没有喝出什么茶的味道，因为我是北方人，喝茶向来是“牛饮”。当然在日本的时候，我也获得过茶道的初级证书。我当初学茶道的时候，是为了学日语。我开始感觉极不舒服，那种慢节奏跟东京的快节奏截然成了对比。房间的布置，行茶者的礼仪，那还是有一定的训练的。经过大约有半年多的学习，最后在不是很标准的情况下，因为他照顾外国人，给了我一张初期毕业的文凭。我的体会当然是，日本人喝茶和他看漫画是一样的。在我们看来，小人书总是学龄前儿童看的，但日本人看漫画和喝茶也是一样的，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有很多茶室都放一些非常简洁明了、让人看了之后非常欢快的漫画书，学习茶艺之间，大家有一段时间可以去看。我想，日本人喜欢这套东西，无疑是跟他生活节奏太快而追求一种生活的宁静有关系。记得1998年11月，在西安有过一次禅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茶和禅的

关系，请了很多专业的人员来表演茶道。日本人在介绍茶道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中国人喝茶是喝水，只有日本人喝茶是喝茶。这遭到了所有在场的人的一致反对和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陆羽在唐朝时候的茶宴不仅仅是行了一个系列的茶礼，在行茶、品茶以及茶后有很多诗画的表演，而且有许多即兴赋诗的形式，与日本人那种近乎于拘谨的茶道表演和纯粹为形式（当然不仅仅是形式）而制定的一些礼仪，还是有天壤之别。所以说，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喝茶是喝水，日本人喝茶才是真的有品位，对这种说法，我们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内，都不会同意。

作为夏令营的一个例行的程序，七天之内有这样一个茶会。妙华法师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讨论，灯照法师做了禅堂行茶的表演，对我很有启发。我长期对清规很有兴趣，我想这方面的学习也有待于提高。净因法师对英国人的茶文化的体验，我想对各位也是很有益处的。同时我想，喝茶是大家参与的一件事，柏林禅寺有一个牌子上写着“大众参与”，今天晚上，大家不仅是来喝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自己跟茶有关系的、跟茶无关系的故事。

妙华法师：

刚才听了几位法师的介绍以后，我觉得讲的都是茶和禅的正面的东西，我现在要唱反调，要讲点儿反面的东西。

我先讲茶。第一种情况是，晚上不能够过量地饮茶，过量饮茶会兴奋，睡不着觉，甚至会伤脾胃。第二，隔夜茶不能喝，因为它会产生一种氧化物，如果喝到胃里头会产生沉淀，人体不能够吸收，也不能排出。第三种

情况，喝茶也会喝醉。醉茶第一，醉烟第二，醉酒第三。醉了茶以后，冒虚汗，四肢乏力，心跳加快，如果抢救不及时，还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就空腹喝醉过茶，因为贪恋这种功夫茶，喝到最后，两腿发抖，舌头都硬了，因此非常恐怖。我想，茶是好东西，但是要适时适度。除此以外，空腹也不能喝茶。空腹喝茶，茶叶下去以后会刺激胃壁，和胃液粘合，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四种情况，我想负责任地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既然是茶和禅，光讲茶不讲禅，我觉得对不起大家。就我认识的禅来说，如果光有世间的世智辩聪，没有禅定的修行，这叫狂禅。如果自参自练，甚至邪悟，而没有明师的指导和点化，那叫野狐禅。狂禅、野狐禅都要不得。除此以外，还会因为我们对于禅茶这种公案文化的一知半解产生一种干慧，这种干慧由于没有定水的滋润，也会成为修行人的禅病。除了心理的这三种禅病以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禅病。我们在禅堂里可以常常看到很多老师父，参禅打坐一辈子，他在坐的时候，勾着脑袋，结果脊椎弯曲，造成身体的病态，走路的时候勾着头，勾着腰，这种情况常常会看到，这个在禅堂里头被称为禅病。还有另一种情况，因为参禅打坐，功夫用到一定程度以后，贪著于禅味，用不上功夫，坐在禅凳上睡觉。我就在南华寺亲眼见到有人睡着觉从禅凳上掉下来，磕得鼻青脸肿，而且是班首。禅定的形态和内心的这种情况以及喝茶，形色种种，在今天普茶的这个茶会上，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大家。谢谢！

刘东亮：

我去年参加过一次夏令营的普茶，当时感觉特别好。我记得也是这样

一个天气，也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好像是学员们问禅师们一些问题，但不像今年主题特别明确，围绕着茶和禅。

既然是谈茶，我的印象当中，茶一直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饮料。我喝的最复杂的一次茶是在河北电视台的一位老记者家里，他把小得像最小的酒盅那样的四个茶杯非常近地摆放在一起，然后在像茶杯那样小的茶壶里填满茶叶，填得冒了尖儿，然后用刚开的滚烫的水浇到里面。倒茶的时候，用茶壶嘴绕着茶杯一圈一圈地转，说是叫“关公巡城”，最后把茶壶里剩下的水一滴一滴地分到四个杯子里，说是叫“韩信点兵”。

今天，我听到净因法师谈到吃茶与禅之间有一种关系，我在刚才听的时候体会了一下，我有一种感觉。他一边说着，我一边端起杯子去品这个茶，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小的感受，忽然感觉这个茶和自己能够融为一体，这种略微淡苦的味道在自己的舌苔上滑过的时候，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大家可以端起杯来试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一行禅师，他就是讲要把参禅落实到当下，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就像你走路一样，每一步，脚和地面接触的时候，你细心地去体会、去感受、去完全进入一个完全自我的世界当中去。我不知道我对一行禅师的理解决是不是对，但是我感觉一行禅师他不反对人们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去体察。比如说，他吃甜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甜，他就说甜，是香的，好吃，他就说好吃。这种落实于当下，我想和喝茶、和禅、甚至于走路、说话、工作、困了睡觉、饿了吃饭都有关系。睡觉也好，吃饭也好，都要认认真真地投入进去。

某营员：

我来自朱元璋的家乡，离朱元璋的家只有一公里。我说说安徽省阜阳市的饮茶风俗。在安徽，是早晨 10 点以后至中午 12 点喝茶，晚上是绝对不喝茶的，再就是中午饭前和饭后饮茶。待客的时候，客人的茶不能喝完，喝完了，主人还会帮你添上。茶杯端上来以后，客人先把茶杯盖儿放在茶杯上轻轻碰一下，再端到嘴边，然后用嘴慢慢吸一口，把茶吸进去，自己去感悟、去品尝。

某营员：

我自己也曾经喜欢喝茶，刚才妙华法师的开示非常及时、当机，就是说喝茶会醉。我这个人过去造了很多恶业，喝茶我醉过，抽烟我醉过，喝酒我也醉过。正因为造了很多恶业，所以我才亲近佛法，佛法让我把茶醉、烟醉、酒醉基本上都抛弃了。现在，茶一般我不喝，烟更不吸，酒更不喝。我认为，再好的东西还是要适度、要当机。如果不适度、不当机，哪怕是吃米饭也会把自己撑死。

慧忠法师：

刚才各位都在标榜自己家乡的茶，我今天也标榜我家乡的茶——黄梅茶。我看祖师也到过我们黄梅，因为黄梅有四祖和五祖这两个很大的道场，那两个道场培养出了六祖慧能大师。另外，大家可能知道黄梅戏，黄梅戏最初也与茶有关系。最早的黄梅戏叫采茶调，黄梅人喜欢在上山采茶，采茶的时候各自发出各自的声音，形成一种调子，就叫采茶调。后来黄梅发生水灾，黄梅人就到了安徽要饭，把戏传给了安徽人，他们学到以后把它

发扬光大，形成了黄梅戏。

妙华法师：

我再说几句。评点，完全是评点！

先评点第一个发言。他刚才讲到一行禅师，为了让大家对中国的祖师禅、如来禅和一行禅师这种具有西方意味的现代禅有一个区分，我觉得确实应该讲几句。一行禅师他的积极的一面是要我们专注于当下，安住于生活的衣食住行，寻找、体察这种感觉。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要迷失在六根、六尘当中。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因为我们的心平时比较散乱，当我们专注于走路的时候，哪怕是专注于一朵花的时候，我们从行走和一朵花可以体察到它们和三千大千世界、和法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而认识法，使我们觉悟真理，使我们安住于当下是对的。但绝对不是说，四川人喜欢吃麻辣的，那你就好好地吃麻辣烫，迷失于六根六尘，那是不对的。传统的佛法当中要我们对于六根、六尘要无住，这是对的。无住，然后才使得我们破除了一种执著。我想，一个是禅的本体，一个是妙用。一行禅师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结合现代社会忙碌的人群，强调了禅的妙用，而中国传统禅的风格强调了悟入本体，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并不矛盾。

第二位是安徽的营员，他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本来想好要讲的，结果忘了。他讲了以后，我觉得需要把这句话突出出来。禅和茶的内在的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这句话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谢谢大家！

华雨法师：

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讲的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欢喜，但是对于真正禅宗的茶，大家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现在的人善于判断、争论，当端起一杯茶的时候，大家妄想纷飞，想赵州和尚吃茶，想各种各样的名相，其实这些都不必要。因为大家没有用心去饮茶，而只是喜欢形式上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没有用的。这一杯茶，在我们佛教里面来讲，它是代表“法”，要用内心去饮茶，饮出来的味道，只有自己知道。你们不要去判断了，要把心安下来，这个茶对你们就相当好。我们走过的路都是很坎坷的，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在这一杯茶里面能够看出来。一个性格很暴躁的人，他就不能安下心来喝这杯茶，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头脑里面太杂乱，他没有安下心来。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说太多的话，只要大家能够把这杯茶慢慢地用舌头一舔，用心里去体会它是什么味道就可以了。现在，请大家不要说话，慢慢地喝下这一杯茶。五分钟就可以了。

明海法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喝三口吧。请大家按刚才这位师父的开示喝三口。

刚才发言的这位师父是我们佛学院的华宇师，每天晚上敲钟的就是他。他今年 17 岁，是从广西来的。

某营员：

华宇师父笑话我们世间之人只看形式，不懂内容。我刚才在华宇师父

说法的同时偶然得了一首五言律诗，我想献给大家，为今天晚上的茶会助兴：古人立禅案，举杯试清淡，欲知禅意浓，还将茶饮看。

某营员：

大家说了茶的这么多好处，但是我自己觉得茶还是不如水，不如白开水。因为茶可以喝醉，但是水是永远喝不醉的。平常心最好，茶平常，但是水比茶更平常，我更爱喝水。

明海法师：

大家今天关于茶的揭示都很丰富。现在我们请所有在场的法师和营员端起你们的茶，最后再喝三口，作为今天普茶的结束。

普茶（二）

（1999年7月24日）

禅悦分享

明海法师：

当月亮正圆的时候，我们的夏令营也即将结束。就像走了很远的路，到一个山里去，到一个据说是金子多的地方去挖金子，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柏林寺，是为了探求佛法的宝藏。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坐在一起。你们营员之间可以互相分享自己在这几天的夏令营生活的感受，就像你们每个人把自己所挖的金子拿出来互相看看一样：谁的金子大？谁的金子小？是真金，还是假金？所以，今天的活动我们叫禅悦分享。再一个，你们在这几天的生活里面，在修行方面还有什么疑惑，也可以在今天提出来。今天晚上的茶是很淡的，茶味越来越淡，禅味越来越浓。

普茶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请方丈和尚为我们开示几句。

净慧大和尚：

时间过得很快。月亮从不圆到圆，我们的夏令营从一天、两天，已经走完了第六天。时间在走，我们的心好像也在跟着时间向前推移，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心路历程”。因为时间是个假象，在佛教里边有一个“百法”，时间是一个“不相应行法”。意思就是说，时间你是无法把握它的，抓不住。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在随着时间在流逝。过去的人说时间在流逝，我们的心态也是在流逝，这就叫做“生灭法”。在这个生灭法的当下——不

是在生灭法的背后，不是在生灭法结束了，而是在生灭法的当下——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这就很玄妙。我们今天要分享，分享什么呢？就是分享这个东西。在生灭法的当下，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存在。禅悦的分享，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分享这个东西。这可能就是刚才明海讲的，是宝藏，是黄金。但是，要真正抓住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在偶尔之间，或是在瞬息之间，会发现这个东西的存在，但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则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拿着这杯茶，赵州和尚说“你吃茶去”。为什么叫我们吃茶去呢？要我们去体会，要我们体会当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在喝茶的时候，是否可以体会得出来？

刚才讲的这些是属于形而上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在运用方面是形而下的，在受用方面是形而上的。没有形而下的，不能从体起用；没有形而上的，不能摄用归体。所以，我们在一个文化当中，在生活当中，既要有形而下的，更不能够忽视了形而上的东西。如果忽视了形而上的东西，我们的生存就是很盲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希望在这个七天当中，除了我们学到佛教方面的一些知识、礼仪，同时找到一个路，进入佛法，也还要在这个生灭的当下慢慢去体会那个不生灭的东西是什么。好，这个问题就讲这么多，再讲下去大家太紧张了，今天晚上这个茶喝不下去。

今天下午，在法轮阁举行了三皈五戒的仪式。有绝大多数的营员都发心皈依三宝，跨入佛门，成为我们佛教教团的一份子，我们的教团又增添了一份新鲜血液，这是我们的教团要兴旺、要发达的一种很生动的体现。同时，我也讲了几点要求，就是说，我们居士学佛应该要把它落在实处，讲了六点，叫“居士六法”：具足正信、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行四摄法、

修六度行、读诵十经。如果我们真正按照这样一个次第来落实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能够使每一个佛弟子时时刻刻地在三宝的慈光之下来圆满自己的人生。

因为来自南传佛教的批评说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没有次第，来自藏传佛教的批评也是说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没有次第，学习没有次第。实际上，汉传佛教两千年，它不可能在混乱中就过了这两千年，不可能在杂乱无章中混了两千年。尽管来自南传和藏传的批评有道理，但是，他们还是缺乏对汉传佛教的了解。汉传佛教可以说随便一法都有次第，没有一个没有次第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倡，要研究，有一些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发掘，从无次第当中找到次第，何况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汉传佛教在修行当中，次第是非常明显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容易跨入到一个误区。比如修净土的就说“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六字洪名，横超三界”，正是这样一些说法使得我们这个次第模糊了。如果真正体会这个“六字洪名，横超三界”，它也要说很多道理出来，也要指出很多方法出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是我们现在的人向那个简单的方面去体会，走到极端，进入误区。参禅也是一样。一句话头，如何如何。这句话头参起来，它也有次第。所谓“三关”嘛，三关也是次第。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在家学佛的人一定要重视经教的学习，重视在生活当中具体地去落实我们的信仰。不能使信仰成为一个空中楼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或者是说，就把信仰看作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只是到了诵经的时候才讲究到信仰，讲究到修行，或者只是到了庙里才有信仰，或者是说才落实我们的修行。我经常有一句话，也可以说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也是实实在在的话，就是说，修行不放假，

信仰不退休，和尚不下岗。这些很俗的话，我们去体会它了，你就真正能够很好地去落实信仰，落实修行。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有些同学也好，营员也好，走到柏林寺来，尽管我们这个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很用心地在接待各位，很用心地用我们有限的条件来给各位提供一些方便。有的人有一些误会：哎呀，柏林寺很有钱。我想这是一个误解，当然，我也不是在各位面前叫苦啊，你们也不要误解。我是想说一些什么事呢？柏林寺确实很有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柏林寺周围的这些信徒很有钱，他们有钱就等于我们有钱。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钱都在他们口袋里，也在你们口袋里。尽管我们手上一分钱也没有，但是我们始终觉得我们很富有，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来认同我们，参与我们的一切事情，成就我们大众的修行，成就我们的种种弘法事业，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十方护法长者、大德居士。我总是想，假设我们要不做事情，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可能你吃了上餐没下顿。过去我们住的人很少，也觉得很困难，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虱多不咬，债多不愁”，也过得挺自在。就是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过有钱还是没有钱，从来不想这件事情。那么我想什么呢？我也叫我们这些当值事的想一件事，想哪一件事呢？我常说，只要哪一个出家人到寺院里，你就不要着急，他自己已经把他的口粮带来了，他自己把他的供养带来了，这个确实是如此。丛林里有一句俗语，叫做“一个罗汉一份斋”，罗汉不到，斋也不来，来了罗汉，自己就带着斋来了，所以你不要着急。我们就是做好后勤服务，供养好十方大众，你不要愁。我们对待我们这些营员们也是一样，每一年做这个夏令营，我们也没有说：哎呀，今年夏令营怎么办呢？有谁来赞助呀？

总有人说：我要来赞助这个事情。要是我们不做了呢？也许就没有人赞助了。你不做谁赞助你呀？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教团的成员都要这么想，怎么想呢？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想着要来绍隆三宝，要来续佛慧命。不要想到我有钱还是没有钱，只要你发心做事，韦驮菩萨、伽蓝菩萨、十方三宝、护法龙天，他会给我们想办法，这个事情我深有体会。尽管可能保管那里总会跟我叫：没有钱了。我说不着急，你不要着急。我从来不着急。所以大家既不要说我们有钱，也不要说我们没有钱，我们大家共同地来绍隆三宝、弘扬佛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不能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就简单地供养各位这三点。这三点，我们人人都有义务，人人都有责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责任和义务当中。

明海法师：

下面请大家喝茶。如果你们有法喜禅悦的，有感受的，都可以讲出来。

刘东亮：

这几天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从来没有经历过、却那样令人激动的场面。我这个人特别爱哭，我这次到柏林寺参加夏令营活动，哭了四次。我第一次哭是在来报到的当天晚上，我在宿舍里边已经脱了衣服要睡觉了，听到一通鼓声，我感觉好像这个声音来自于天边，来自于天外，那么神秘，那么具有魅力。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下了床，跌跌撞撞地跑到楼下去寻找这个声音，看它来自于哪儿。我顺着声音走到离钟鼓楼不远的地方，那个

时候鼓声已经停了，只有辽远的钟声和一个僧人的歌声。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是那种声音让我感到：哎呀，我听过，我是在五百年前听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那个记忆让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当时站在钟鼓楼下面就想，我就跪在那儿听得了，这种声音就应该跪着去听，这是第一次流泪。第二次流泪是在上次普茶听到华宇法师说的那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已经不能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了，它已经超出我的智力的范围了，当时那种感激的心情我想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这是第二次流泪。第三次流泪是在传灯法会上，看到熟悉的同学们手里恭恭敬敬地托着一盏象征着佛的智慧的灯从大殿里走出去的时候，我又一次忍不住，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是第三次流泪。第四次流泪是在刚才，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刚刚体会到夏令营的美好，刚刚体会到一点禅味，一种到家的感觉，可是今天这个禅悦分享完了之后，明天好像大家就该走了。我一忍不住眼泪就……

明海法师：

感谢你，非常感谢！你把你在这几天的生活里所收获的最珍贵的财宝奉献给了我们。

某营员：

上次普茶主要是围绕着茶和禅之间的某种联系来展开的，其中说的最多，也是最幽默的一个就是“牛饮”。当时给我一个疑惑：“牛饮”就不是禅了吗？后来我想，几位法师妙语连珠，有时候妙华法师哈哈大笑，这种

大笑是不是和大口喝茶有某种联系呢？是不是这种大笑就不是禅？之后，我从三位法师平时的言谈举止中体会到一点，他们在妙语连珠的时候，他们笑是笑，笑完之后就没了。尤其是净因法师，刚才还笑呢，忽然不笑了，其实他那是执着于笑。我听说上次普茶，有一位同学发言之后，想了一晚上，觉得还有意思没表达出来，我想这就是一种执着，这肯定不是禅了。而且几位法师妙语连珠的时候，从来不执着于自己所讲的话。像妙华法师，哈哈大笑之间，根本不再执着，我想这就是禅吧。如果“牛饮”能达到他们这种境界，也许也是禅吧？

妙华法师：

真对不起呀！“牛饮”这两个字，我的本意是描述性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好像是一句好话被说了三遍就成了谎言。因此大家现在每一次说到“牛饮”两个字，我的脸就发红。

刚才净慧大和尚讲到“和尚不下岗”，给穿圆领的人都吃了一个定心丸儿。我就来解释一下它的社会背景。我到安徽大别山区去搞调查，一个县长深有感触地告诉我说：“职工下岗，干部分流，只有和尚供不应求。你老兄不用到大别山里头搞调查了，我告诉你的这三句话，你从大别山的边儿上跑到大别山的里头还是这个样子。”我想，大和尚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儿以后，我希望法师们把这个迦裟在任何情况下要披得更牢，也希望没有披迦裟的人如果有机会，缘份到了的话，还可以披迦裟。

某营员：

我是来自济南的营员，我说一说我的禅悦吧。听妙华法师讲禅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盘腿。当我第一次把腿盘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受罪的感觉，非常不好，说痒不痒，说难受也不难受。当时非常有精神，回头看看，左右看看，动动腿，摇摇头，还影响到别人了。同学还问我：“你怎么老咬着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不到有什么禅悦。可是当第二天又坐禅的时候，我把腿盘起来，那时候像妙华法师讲的，是“小钢炮”，一头高，一头低。当妙华法师说把一切缘都放下、静下心来来的时候，我尽量地照着做了。坐了一段时间，我浑身都是汗，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小钢炮”掉下来了，平了！那个时候，我那种感觉、那种喜悦真是无法说出来的，我觉得我忘不了，这是我感觉到的禅悦。一开始是有精神，后来腿盘起来也不是很疼的时候，我发现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老想睡觉。我想请法师指点一下，应该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

明启法师：

如何对治昏沉，是吧？提起正念，这就不会昏沉。因为你失去了正念，这就昏沉。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念佛就是念佛，你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把你的念头提起来，昏沉就没有了。你打坐就好好打坐。

刚才他们说笑是不是禅？笑应该说是禅呢！既然笑是禅，那个“不笑”是不是禅呢？听说不笑也是禅呢！哪一个地方就不是禅呢？所以处处都是禅，就看我们是不是禅。我们要是有禅的话，哪儿都是禅；我们要没禅呢，哪儿也没禅。

某营员：

我到这边来，应该说放弃了很多，应该是万缘放下，包括很多书要看，明年要考研究生，还有被套的股票，等等。在这七天里面，我感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几天里，我感觉特别安祥，特别宁静，这在工作单位或者家里是没有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特别是在静坐或者是礼佛以后，我感觉特别的安祥。我希望能把这个感觉带到以后的日子里，也希望各位也能有这个平静的、安祥的心情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某营员：

我是一个刚接触佛法的人，刚来的时候，说不上什么禅悦。怎么说呢？我是顺着父母来的，是抱着一种尽孝的心来的。可来了之后，佛法吸引了我。第一次坐禅，我坐下来时是汗如雨下，杂念纷飞。中间坐下来，一直到咱们一日止语。最后一次坐禅，我发现我的汗也很少了，这时我突然得到一个启示：我的杂念越多，汗出的越多。可以说，心静能生智慧，而心静也能够平和心气，我们得到一种安祥的享受，这是我唯一的一点感受。这次我没有皈依佛门，也可能是缘份未到。我觉得，天下所有与佛有缘的人都能皈依佛门，大家皆能成佛，这是大家一点儿心愿。如果说能够心中有佛，心中有一点儿享受，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某营员：

我是从河南来的，我是学中医的，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对药王孙思邈的医药学和医德非常羡慕，想要学孙思邈。孙思邈也是信

佛的，他的医术非常高。因为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也遇到了烦恼，因此我来这里可以说是求解脱的。在学校，我本来以为我与其他同学相比，我很能吃苦，谁知到了这里发觉我还是有些孱弱。在学校，我总以为没有我克服不了的困难，在这里，我经受的苦难比在学校更多了，因此收获也更多了。前三天，我想了一句话：享出世的苦乐，受入世的乐苦。

某营员：

我来说一下我这几天的所得吧。第一天来了，基本上就是坐了 10 分钟吧，我就坐不住了，就想着回去了。但是后来接着坐，坐了一两天，感觉好一点儿了。不过说起来，这些还都是体力上的锻炼，腿慢慢地不痛了，能坐得住了，但是脑子里还是想过来、想过去的，平静不下来。到了第四天，也就是前天，大和尚教导了我们两句，说修禅能使人定下来，能增强和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力，我就觉得那两句说得特别好。我看了很多书，上边介绍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说得还不清楚。坐在那里，坐半个小时，有时候坐前面 10 分钟还可以，坐到后面那两分钟，简直是越坐越难受，就想着把腿伸开，但是还得坚持下去，我想这样能增进一个人的意志力。还有，今天下午受戒皈依，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就站不下去了，不过还是在那里接着站下去，结果一直站到完，腿好累好累。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我自己的那一种定力、那种意志力。

某营员：

我想说一下行禅的体会。我第一次行禅的时候，比较紧张，走下来很

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我看到很多营员跟我差不多，都很慎重其事，眉头紧锁，冥思苦想。第二天再次行禅的时候，大概就好一点儿了，可以说稍微轻松一点儿。我想，禅是一个很活泼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很严肃的，或者非常去追求它的一些功用，追求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舒坦这样一些东西，就不想这些东西。可以放得轻松一点儿走，这样效果就很好。而且跟妙华法师说的那样，茶是好东西，但是喝多了不行。禅悦也是一样，不要太执著它的这个“悦”，一样的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它。第一次进入的话，我的体验是：急切处，且慢下手，不要太认真。我不知道我这个体会对不对，请法师指正。

某营员：

我来柏林禅寺最大的感受就是柏林禅寺将佛法融入现代社会。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也到过很多寺庙，因为我很喜欢佛法，寺庙我也很喜欢。当我来到柏林禅寺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去过的所有寺庙中，我最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给人一种现代化、很有生机的感觉。人人都说现在是什么末法时代，但是柏林禅寺却能够把佛法充入一个很活泼的生机。就像这古柏树一样，经过了一千多年，仍然能够生机勃勃。无论是这里的环境，还是这里的僧众，他们都是现代的、禅意的，而且非常合我的心意。我一来就非常喜欢它，而不是象一般人印象中的那种寺院是消极、愚昧或者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总之，我是很喜欢这里。本来我自己也很想弘法，我自己弘法的一个方法是想用现代的方法去弘法，比如说电视、广告，还有学基督教办福利院、医院、学校这些东西。当我看到柏林禅寺的时候，我也

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原来是有一些僧众们已经在做了。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有我同样感受的营员，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大和尚及僧众们顶礼。

某营员：

我想简单谈一下这几天来我的一些感受。我学佛的时间不长，对佛法的理解也很粗浅，就算是刚入门吧。我把我的感受总结为两句话：佛法就是生活，佛法就在当下。我想我们只要专注于当下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佛法，不用去企盼遥远的未来，也不用去留恋过去，我们只需要关注当下。而且，我经过这次夏令营，解决了一个自身的问题，就是我非常爱问问题。我想，爱问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因为我们想要问的问题越多，就证明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分别越多。

某营员：

我接触佛教的时间有几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气功里的特异功能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我也接触过《禅》刊，对净慧法师都是挺崇拜、挺敬仰的，想什么时间能见到师父呢？1994年，我在北京广济寺见到过一次师父。师父穿得挺朴素的，当时我想，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吗？但是，师父对我开示了几句以后，到现在想起来，都是受益无穷的。赵州祖师不也这么说吗？平常心是道。现在一想，追求什么特异功能啊，或者企求什么加持啊，那都是心外求法。现在通过行禅和其他一些活动，我感触特别多，人都要活在当下，平常心是道。我还有一个体会，古代的大禅师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修禅定，有一朝大彻大悟了，那都是吃了多少苦以

后才开悟的。现在我想，禅宗的公案固然是挺好的，但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正是因为这些大菩萨示现出来了，才出来了这些公案。但是一般学佛的往往都犯了这么一个错误，都是倒果为因，把人家的禅师的见地当成自己的了，结果对修持很没有利，这是我来柏林寺最大的体会。还是刚才那句话，平平常常地修，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还有，刚才师父说到体和用的关系，我想起了古代一个大德悟道的偈子，这也算倒果为因了，反正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

某营员：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对大家讲一下这几天来我的心理变化。开始，我对佛不太了解，只是崇尚。来这里两天以后，听法师讲了以后，突然间对佛有一点儿怀疑。我想，我们学佛是为了成佛，但成了佛又能怎么样呢？我主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与我今生、与我的现实生活结合，对我今生有什么意义。后两天，听妙华法师、湛如法师和净因法师讲“佛法与人生”，我觉得，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人，哪怕我们不信佛的话。我觉得佛教应该成为国教，全国人都要来学佛，哪怕我们不皈依，也应该去守五戒。这几天，真正听几位法师讲了以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再深入了解、学习佛法，去指导以后的人生，去完善自己。

某营员：

刚才大家谈的都是禅悦，我想从反面来说。我是带着很大的热恼来的。

虽然我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职称也到顶了，但是遇到的苦难还是特别多。我想到那两个阴谋暗算、两面三刀的领导，真是恨得要死！我那一阵子处在一种精神的低谷。我说一句罪过的话，我当时恨不得把他宰了！我苦痛到了极点，我天天看佛教的书，想从这里找到解脱的法门。我本来早就要到这儿来，因为我很仰慕净慧大和尚，他的著作我早就在看。另外，明海法师和《禅》刊上登过的很多法师的文章，我都烂熟于心，每天用这个作为我解脱的一个办法，天天在那里看。但是，我道理懂了，那些人的脸色和形象在我的脑子里老是驱之不散。朋友们建议我还是要亲近大师，所以我就下决心来了。来了以后，果然，我开心到了极点！这里真是一片净土！与我平常所经历的、习以为常的、似乎是非常正常的生活迥然不同。今天，净慧大师的开示讲到，你们说没病，是你们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听到一句好话的时候你就高兴，当你听到一句不好的话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了，你这不是病吗？扪心自问，我就是这样的。人家说好话，当然我高兴了；人家说不好的话呢，虽然我需要闻过则喜，但是说老实话，情感上的转换它不是那回事，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修行不容易，人家的修行真是到家了。不用听他讲理论，他的行动本身就在给我开示。明海法师说，我们要经常看看法师们怎么走路、怎么吃饭、怎么一举一动，这个话真对。我们在这儿，处处都有我们的榜样。这六天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的收获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在人生的整个程途中间，这是一次很大的转折。我只感觉到太晚了。当年我读《禅》刊的时候，觉得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书！以前我认为这些是迷信，实际上我钻进去之后，发现这完全是真理。所以，我老早就宣布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一点都不

掩饰这一点，我不怕别人嘲笑，因为我觉得我是理直气壮的。我到这儿来以后，我觉得法喜充满，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信心。

某营员：

我来自广州中山大学。说实在的，我以前对佛法没什么好感，一直觉得它是一种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我在来这里之前，抱着走一走、看一看，顺便旅旅游的心态。但是在听了净因法师、湛如法师、妙华法师和净慧大和尚他们的讲演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真真切切、与我们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他们坦荡的胸怀、质直的品格，还有许多佛家弟子的高尚情怀、言谈举止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想，我们不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要面对现实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少不了竞争和挫折。如何面对这种挫折，让自己过一种智慧的人生和快乐的人生呢？我想，从他们身上，还有通过夏令营的感受和体会，会给我们众多的答案、真切的答案。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想我们这个“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是否可改成一个“智慧人生、享受人生”？因为我想，佛家也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一种快乐的生活、享受的生活，而不是一种苦行的生活。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正确行动，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祝愿大家未来的生活美满幸福！

某营员：

大家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恰恰相反，我丢失了一点儿东西。当然，丢失这个东西并不可惜，因为它没有什么可珍惜的，因为我不再抽

烟，我戒烟了。在来之前，我想柏林禅寺是个清新的地方，我就少抽一点儿烟，一天只抽一包吧。进了这个禅寺之后，想抽烟，实在是没办法，抽过一枝，后来就好像没有再要抽烟的欲望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千年的柏树、这万古的月亮。

某营员：

我很想谈谈我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能来到柏林禅寺，我的福缘实在是太大了。一想，静静地坐在这里，品着赵州茶，看着《生活禅》，明月当空，凉风习习，巍巍的古塔，千年的柏树，庄严的庙宇……我忽然感到有些疑惑：这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大概是在弥勒内院吧！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特别是谛听法师关于如何把佛法落实到生活中去的开示，对我的启悟很大。特别是跟华宇法师的交谈中，他告诉我，首先要反观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心静下来，把自己找到，我觉得启发很大。同时我也觉得，柏林禅寺确实是人才济济，哪位都是我的老师。我很感谢有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谢谢！

明海法师：

营员们讲了不少了，我相信每一位肯定都有很多话想说。看起来，每一位都找到了 24k 的金子。我想，听到你们的发言，在这几天为我们讲课、为我们服务、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各位法师们一定会感到很喜悦，感到很高兴。

我们请方丈和尚再讲几句话。

净慧大和尚：

七天的时间非常快，当然，今天晚上禅悦分享的时间就更快，显得非常地短暂。但是，由于各位都讲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用诗一般的语言，用婴儿一般的心态，把我们的真实的感受奉献出来，我们大家真实分享到禅悦法喜。我想，各位的这些感受就是对我们各位授课的法师最好的回报，也是对赞助此次夏令营的护法居士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对我们护持夏令营的各位法工最好的回报。作为我们常住，看到这样的一种禅悦的法喜，看到各位充满着禅悦，当然我们同样感到欢喜赞叹。很多营员用自己亲身体会，讲到这次活动的一些感受，很真实，很动人，而且是用发自内心的、毫无掩饰、毫无虚伪、做作的那样一种语言讲出来，所以显得格外难得。在这个整个的讲话当中，我觉得明启师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各位是否留意？如果说留意得不够的话，我可以再来提醒一下。他说，只要我们自己有禅，自己充满了禅悦，那么你就可以体会到哭也是禅，笑也是禅，动也是禅，静也是禅，处处充满着禅机。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用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智慧的心、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可爱，这个世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惠是那么的了不起，重于泰山，深如大海。我觉得，我们那位同乡讲了他的人生经历，讲得很真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一颗感恩的心看待你周围的人，用一颗智慧的心看待你周围的人，可能你当下就能把一切的烦恼都化解，一切的热恼都会变成清凉，你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喜悦的人。同时，我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这样来面对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修行，这就是生活禅。

明海法师：

各位法师、各位营员，请大家注意今天晚上的月亮，请大家注意感受今天晚上的凉风，它们也在跟我们一起分享禅悦。现在请各位坐好，把眼睛闭上，然后，把心静下来，静坐三分钟。请注意你在哪里坐的，跟什么人在一起。

净慧大和尚：

有一首禅偈，可能各位都能够背会，它就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们心头闲事一多了，把人间的好时节、好时光都错过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空却心头的闲事，放下心头的闲事，享受人间的好时节。

妙华法师在开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0日)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领导、各位营员：

大家好！要我代表授课的各位法师讲话，我想这是大家给予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此谢谢大家。我想借这个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讲三个内容。

第一个我非常想讲的内容是，夏令营是一个好形式。因为它对于佛教继承传统，面对现实，开拓未来，发掘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和内容。传统佛教的法会的形式，虽然很隆重庄严，但是有极大的局限性；而夏令营这样一种方式，对于佛教亲切、深入地走入社会开了一个好头。自从河北省佛教协会和柏林寺举办夏令营以来，在全国各省各大丛林陆续开展了十几次的夏令营活动。这些夏令营的活动，远远超过了河北省所举办的夏令营这样一个形式。也就是说，河北省佛教协会举办的这样一种夏令营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启示。我想，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发掘。如果把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能够很好地发扬光大并且向全国推广的话，那么佛教服务社会的宗旨就能够得到发扬。

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内容：佛教怎样服务社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社会污染和人的心理环境污染是三大污染源。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接到了联合国的一个电传，题目就是“宗教与环保”，其中在对环保的要求方面，把佛教放在了第一位。比如说佛教的三皈五戒的内容，“三皈”的内容对于人们在物质社会的冲击下，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信念是有极大的教益的；而佛教的“五戒”的内容，不但对于

心理环境的保护，对于社会环境的保护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直接和间接地都将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所以说联合国给中国佛教协会发的电传当中把佛教的环保放在了第一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我们每一位法师和我们每一座寺庙、每一个营员，能不能够把这个题目做好，这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要做好这个题目呢？我想与佛教的宗旨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把佛教的宗旨概括为八个字：信念，智慧，慈悲，平等。这八个字当中，信念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需要的，尤其是在信息爆炸、信息污染的这个时代，我们在社会当中生活需要一种信念。第二是智慧。今天的文化市场非常地繁荣，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因特网上并不缺乏文化垃圾。怎么样来鉴别，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抉择慧，就需要有智慧。而佛教大量的经典思想内容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智慧的宝藏，需要我们去开发、挖掘。第三是慈悲。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为了口腹之美，为了自己的方便，砍伐森林，水质污染，从天上一直吃到海里和地下，无所不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倡佛教慈悲的教义，对于面临自然灾害的人群来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来说，佛教都将起到其他教育所不能够取代的作用，它是一种人本的关怀。最后是平等。在经济社会条件下贫富不均，贫富不但不均，而且有人为了攫取财富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佛教的平等思想和精神，对于协调社会关系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好好地学习佛法，领会佛法，修证佛法，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走向社会以后，都可以为社会的三个环保做出我们有益的贡献。

夏泽红居士在开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0日)

尊敬的大和尚、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法师还有各位营员：

大家好！我一直不知道有让我们讲话的这个内容，刚才唱《三宝歌》的时候，我才听到这个通知，所以就由《三宝歌》引起了我很多的联想。记得参加第一届夏令营的时候，我还不会唱三宝歌，是明证法师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从学唱三宝歌开始，我走上了学佛的历程，我想把这七年以来自己一步一步的过程在这儿分享给大家。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我自己的心态象来旅游一样。那个时候，大和尚非常慈悲，也没有让我参加考试，我呆了一天象旅游一样就回去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心中有善根吧，柏林寺各位法师为了宏法、为了把这个道场修复起来的精神让我非常地感动。所以我回去以后，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就非常地努力，我觉得要象法师们学习。那时候，我不知道要把劲儿使在哪儿，只有使在自己的工作上了。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再来，我听到妙华法师、净因法师、湛如法师等很多的我们夏令营请来的这些老师讲课，慢慢地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让我开始也愿意读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愿意把佛教当成一个知识去学习。后来，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佛法在我心中慢慢地好像改变了它原来只是知识的那种形态。慢慢地，我到现在为止能够做到，当我在佛堂里面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好像是佛陀在一句一句地在对我讲。从此，佛法成为我生命的主旋律了，而且夏令营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句话也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指导。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得意，有时候会失

意；有富贵的时候，也有贫穷的时候。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佛法的清凉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快乐和安宁。我想，这种感觉是我们现代人每一个人所追求、所渴望的。我们在社会上其他的地方是无法找到最究竟、最圆满的这个解决的办法的，但是当我们自己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当我们皈依三宝，在三宝的指导下去体验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感觉。

我想，各位营员应该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像我七年前一样，这次也是大家多劫以来的善根结下的一个善缘，所以我祝愿各位营员能够借助这个善缘，让自己的善根通过这次夏令营能够发芽、开花、结果。我愿意用“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句话和我们所有在这儿参加夏令营的营员一起共勉。

最后，也请允许我代表赞助人，对柏林寺的法师们和前来讲课的法师们表示忠心的赞叹和衷心的感谢！

净慧大和尚在开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0日)

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营员：

夏令营进行了第七次，在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一个计划，究竟能办几次？究竟有没有人响应？一切都是未知数。当我们办完第一次以后，我们就得到政府的肯定，特别是我们省的民族宗教事务厅的各位领导，还有我们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都肯定这种形式，都认为这种形式是积极引导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同时也得到教界的认同，有不少地方也跟着举办规模不等的夏令营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增加了信心，一期一期地在很艰难、很艰苦的条件下来进行。

这七年来，正如我们参加过第一次授课的法师所知道的那样，柏林寺也是跟夏令营同步发展起来的，我们河北的佛教事业，也可以说是与夏令营同步，在逐步地展开。我想，这一切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落实的结果，是各位领导关心佛教事业、关怀佛教工作的结果。当然，有了政策，如果没有人实际来投入，实际来操作，实际来响应，那么我们要做成一件事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有了政策环境之后，河北省佛教协会、柏林寺的大众，积极地来把政府给我们的这个政策环境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用足、用够。这就是我平常说的话：政策给你了，如果你不用，你就坐失良机。政策给你了，你要用足、用够，应该说，我们就能够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服务做很多的工作。在各位护法居士加上我们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夏令营的一期一期地举办，我们河北的佛教事业、我们柏林寺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同步地向前。这一切要

的身心进行一种训练以后，慢慢地发现我们旧日的眉头开始放松了。到了第六天，我再问那位同学你现在感受如何？他说是度年如日了，这个时候日月如梭了，日子飞得太快了，夏令营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我看大家脸上都非常地平静。我心里也明白，尊敬的净慧大和尚给大家点亮了一盏心灯。所以，我在这儿祝贺大家，每个人都在心里面点亮了一盏心灯。我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这盏心灯，不要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信自己在这七天当中的感受，从而好好地保护它，因为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快乐，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快要跟大家告别了，我这儿供养大家一个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故事是讲一个人，跟你们大家有点儿一样，想要进深山去学道。他到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非常地怡人自乐，跟外界有几千年没有交往了，而且热情好客。当这个陌生人进入村庄的时候，村民们都非常地高兴，因为几千年了，他们没有见到过外人。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非常热心的村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哪？说这个外来人生了严重的病，什么病哪？说他脸上多了一个鼻子，因为村里所有的人都没有鼻子。当时就把村医请来，帮助他医病。他感到很恐慌，说这不是有病，外面的人都是有鼻子的，你们才有病呢！当时村上所有的人都说：你看，我们本来就没有，就你一个人多了一个鼻子。这个情况之下，“好心”的村民就把他的鼻子给解决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我们既然已经点燃了一盏心灯，既然已经体会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自由自在的、能够看淡身外之物的生活，既然能够用佛陀的智慧去生活的话，那么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保护好自已的鼻子，保护好自已的耳朵。要

有自己的正见，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福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的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是向佛陀学习，像佛陀那样有智慧地生活，这就是佛的弟子。

柏林寺常住，特别是尊敬的净慧大和尚，提供这样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哪儿安心地办道、安心地学习、安心地交流提供了种种的方便，我代表我们授课的法师表示感谢！

最后，希望我们把自己在这七天当中的所学所见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在这儿的七天，仅仅相当于一种强化的培训班，希望你们能把这种心情，把这种修行的生活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带回到你们自己的家去，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片欢乐，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一片清凉。这也就是所谓的把佛法应用到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这也就是生活禅的真正含义。“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我们大和尚所希望的，如果你们做到了，这是对大和尚最好的回报。祝大家生活吉祥如意！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位护法居士，感谢我们十方的教友。

今年的夏令营与过去六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点就是今年只有男营员，没有女营员。第二点，今年的夏令营是僧俗二众，过去的夏令营一般只有在家众，或以在家众为主。今年河北省佛学院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参加了夏令营和夏令营的服务工作。第三点，我们从今年开始想真正地、认认真真地把它当成是一件很正常的活动来进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张扬，不请客，不搞种种繁琐的仪式，这样就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在实处，落在我们做每一件实事当中，去体现党的宗教政策。所以，今年我们只请了我们主管的领导部门--省民族宗教事务厅。中国佛教协会我们也请了，但是没有人来，他们都很忙。其他的部门，我们就没有请。我们想，在以后可能都会采取这样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来操办我们的弘法事业。

刚才妙华法师讲到，当前，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如何来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品质，改善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这是全世界呼声最高的一件事。从佛教来讲，应该说从一开始，它就在做环保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要断恶修善，污染环境是恶，保护环境是善。要断恶，要修善，可以说佛教历来都是在做所谓的“心灵环保”。自然环保也好，社会环保也好，没有心灵的环保，我想其他两方面的环保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有一天，一个做环保工作的领导人和我聊天，我就给他建议说，我们做环保要注意从人心的净化开始。人心的净化、社会的净化，才能够有环境的净化。但是，现在我们要如何做人心的净化？从社会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在做这件事，我们佛教界更是责无旁贷。现在做环保，看到环境对我们污染很严重，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各种疾病都在向我们进攻，而且有一些是绝症，没有

办法医治。我们现在可以说，环境污染是一个苦的现实，佛教认为这是一个果，我们要从这个苦的现实里面找到这个因是什么。苦果必有苦因，这正是佛教说四谛法时的一个次第。四谛法是苦、集、灭、道，叫“知苦而断集，慕灭而修道”。我们知道，环境的污染是由于我们不重视环境的净化所致，我们随便来掠夺这个大自然，随便地来污染这个大自然，随便地来污染这个社会。那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应该是我们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就是我们环境污染的根本。人心的污染是什么哪？佛教说是无明。无明就是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造成的后果不了解、不明白。我们随便在大自然做一件什么事，究竟它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们没想这件事，这就是无明。有无明就造业，有业就感果，你看它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通过佛教的学习，通过佛教的修持，我们直接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片清静的国土，那就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净化开始，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对当今社会有益的事，对我们子孙后代有益的事。

在今天的开营式上，我随便地这么发挥一点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非常地感谢各位领导光临今天的开营式。在这七天当中，有法师们来帮助大家安排活动、安排生活，但是由于气候比较炎热，柏林寺的环境还不是很方便，所以各位营员都要自己来关照自己。我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取得非常圆满的结果，也祝福我们的各位法师、各位领导、各位营员，六时吉祥，身心健康！

净因法师在闭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6日)

尊敬的上净下慧大和尚，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营员：

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记得开营的时候，我们的代表妙华法师讲了一句话：“夏令营是一个好东西。”通过这七天的生活，我对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时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营员，跟社会上的人一样非常地繁忙。年轻人为了工作很忙，为了家庭、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房子、为了车子、为了人际关系，一年365天都是为身外之物而忙。很多人不太了解，认为这些东西是我所拥有的，其实最后，我们成了名誉的奴隶，成了金钱的奴隶，成了家庭的奴隶，成为一切我们所执着对象的奴隶。所有的生命都因为这些身外之物而消耗了。如果有人提醒他们：你对身外之物这么的慷慨，为什么每年不留一天给自己，为了自己而忙？由于缺少智慧，很少有人往这儿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伟大的佛陀要求信佛的人或者跟佛教有缘的人，每个月至少有一天到寺院来，抛弃所有的身外之物，安安静静地靠近出家人来修行，从而体会一下抛开身外之物那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佛教的八关斋戒。夏令营的七天生活正是这种八关斋戒的延续，这是我个人看法。这可以让我们体会一种完全与平时不同的生活。

大家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不少的人脸上非常地浮躁，两个眉毛是紧的。当时我问一个同学：你感觉怎么样？他说度日如年啊！这日子不好过！主要是在禅堂里面两条腿搬来搬去，老觉得疼，而且各方面的生活都不适应。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这种生活跟你原来的生活不相应，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抵触情绪，而且觉得特别难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我们的

的身心进行一种训练以后，慢慢地发现我们旧日的眉头开始放松了。到了第六天，我再问那位同学你现在感受如何？他说是度年如日了，这个时候日月如梭了，日子飞得太快了，夏令营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我看大家脸上都非常地平静。我心里也明白，尊敬的净慧大和尚给大家点亮了一盏心灯。所以，我在这儿祝贺大家，每个人都在心里面点亮了一盏心灯。我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这盏心灯，不要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信自己在这七天当中的感受，从而好好地保护它，因为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快乐，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快要跟大家告别了，我这儿供养大家一个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故事是讲一个人，跟你们大家有点儿一样，想要进深山去学道。他到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非常地怡人自乐，跟外界有几千年没有交往了，而且热情好客。当这个陌生人进入村庄的时候，村民们都非常地高兴，因为几千年了，他们没有见到过外人。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非常热心的村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哪？说这个外来人生了严重的病，什么病哪？说他脸上多了一个鼻子，因为村里所有的人都没有鼻子。当时就把村医请来，帮助他医病。他感到很恐慌，说这不是有病，外面的人都是有鼻子的，你们才有病呢！当时村上所有的人都说：你看，我们本来就没有，就你一个人多了一个鼻子。这个情况之下，“好心”的村民就把他的鼻子给解决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我们既然已经点燃了一盏心灯，既然已经体会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自由自在的、能够看淡身外之物的生活，既然能够用佛陀的智慧去生活的话，那么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保护好自已的鼻子，保护好自已的耳朵。要

有自己的正见，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福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的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是向佛陀学习，像佛陀那样有智慧地生活，这就是佛的弟子。

柏林寺常住，特别是尊敬的净慧大和尚，提供这样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哪儿安心地办道、安心地学习、安心地交流提供了种种的方便，我代表我们授课的法师表示感谢！

最后，希望我们把自己在这七天当中的所学所见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在这儿的七天，仅仅相当于一种强化的培训班，希望你们能把这种心情，把这种修行的生活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带回到你们自己的家去，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片欢乐，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一片清凉。这也就是所谓的把佛法应用到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这也就是生活禅的真正含义。“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我们大和尚所希望的，如果你们做到了，这是对大和尚最好的回报。祝大家生活吉祥如意！

寂宇法师在闭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6日)

尊敬的上净下慧大和尚以及诸位法师、各位营员：

大家好！在这里，我代表我们11位训导组的训导法师，在各位营员和我们柏林禅寺以及我们这里的出家人将要告别的时候说几句话。首先应该说的是，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寺院、一个和合的僧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而且能够促进大家向道、向佛之心，我们这些出家人能够和大家共同生活七天，在这当中同样是获益良多。在这里不想讲更多的话，希望各位营员，既然能够从大和尚这里把那盏心灯接过去，那么就不仅仅能够把自己照亮，还要能够照亮别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当中，同样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那一颗心同柏林禅寺这里的这一颗心、这盏灯互相辉映。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灯光聚集起来，那就是真正的佛法之光，那样的灯光才能体现我们真正佛法的精神。而且那样的话，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红尘滚滚当中才不会觉得孤单。所以，我们各位营员在离开寺院以后，最好还是把这里，把寺院、出家人、僧团作为你自己的家，作为你的亲人一样，时时挂念着，时时想着有空回家来看一看。另外，因为我们训导组的法师好多也是才来的，可以说在净慧法师的教诲之下，在教课的几位法师的教诲之下，也都是很有收获，在这里也表示我们对在上面就座的几位法师的敬意。最后祝在座的法师和营员们六时吉祥，万事如意！

营员代表周文居士在闭营式上的讲话

(1999年7月26日)

首先我要感谢尊敬的上净下慧大和尚，给我们成就了这样一个庄严的道场，在这儿举行夏令营，这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净下慧大和尚的方便开示，也听到了妙华法师、湛如法师、净因法师雄辩的演讲，还有和各位师父、各位同修在一起的相互交流，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法喜。第二，我要感谢常住的各位师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举个例子，光是衣食住行方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就是连寝室里面的痲子粉、卫生纸之类的都准备得挺好。我们即使在家里，我们的母亲也没有这么一点一滴地给我们关照得这么过细，倒是寺里的法师象慈母一般，将佛陀的关爱和慈悲的心肠撒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要对常住的各位师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营员来自全国的各个地方，天南地北的，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心态：有的是来学佛的，有的是来研究佛学的，有的是来解除烦恼的，甚至还有的是来旅游的。但是不管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关键是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尽管七天的时间太短暂，但是法师们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听到了玄奘西行求法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慧可断臂、为法献身的精神，他激励着我们要在佛法的道路上永远地走下去。在这里，我们也听到了三位法师关于戒法的精神与实质及与现实生活的方便开示，他们雄辩的口才使我们充满了法喜；不仅如此，还使我们过去对戒法的偏见有了根本的扭转。所以，我们要提倡正信的佛教，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心迷失在身外之物上面。

我想讲一下我个人的体会，我希望这个体会大家都有。第一个就是我第一次上早殿，结尾是《怡山发愿文》，讲的是：“弟子某某自迷真性，枉入迷流……积成有漏之因……”，使我起了很大的惭愧心！我想，我们大家本来都有佛的种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是因为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把握自己，这样使我们沉沦了苦海。当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念不下去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好跪倒在地。

第二个感受就是前天晚上，在传灯法会上，当我们接过法师传给我们的那一盏心灯的时候，我也是禁不住地热泪盈眶。我抬头一看，释迦牟尼佛慈悲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仿佛就像母亲一样在召唤那远去的游子：“归来吧！孩子。不要让你的心在身外漂泊！”我想和大家共勉的是，我们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已经领受到佛陀的法乳，那就有成道的那一天，正如《法华经》里的那一句话：“若以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声南无佛，咸共成佛道。”佛陀已经把他的智慧赐予了我们，我们的恩师上净下慧大和尚以及各位师父给我们点燃了心中的那盏灯，我们就应该让这盏心灯永远地点下去，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乃至虚空界尽，而此心灯永不熄灭！

最后我要祝愿：正法久住，法运昌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祝愿我们尊敬的上净下慧大和尚和各位法师法体安康！祝愿各位领导身体健康！希望我们各位营员法喜充满。